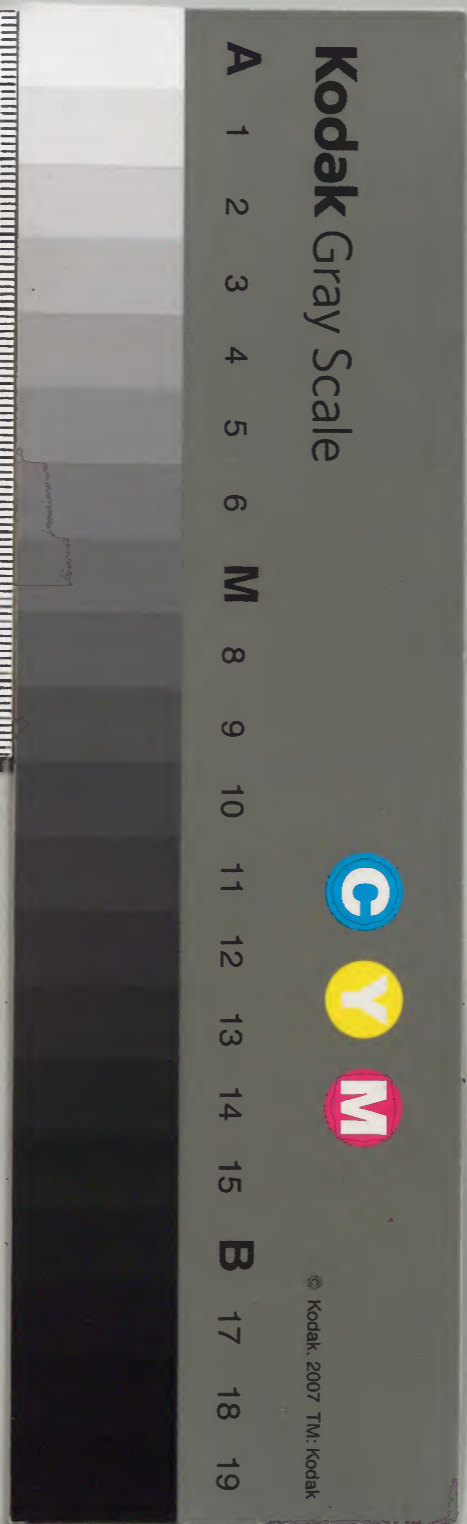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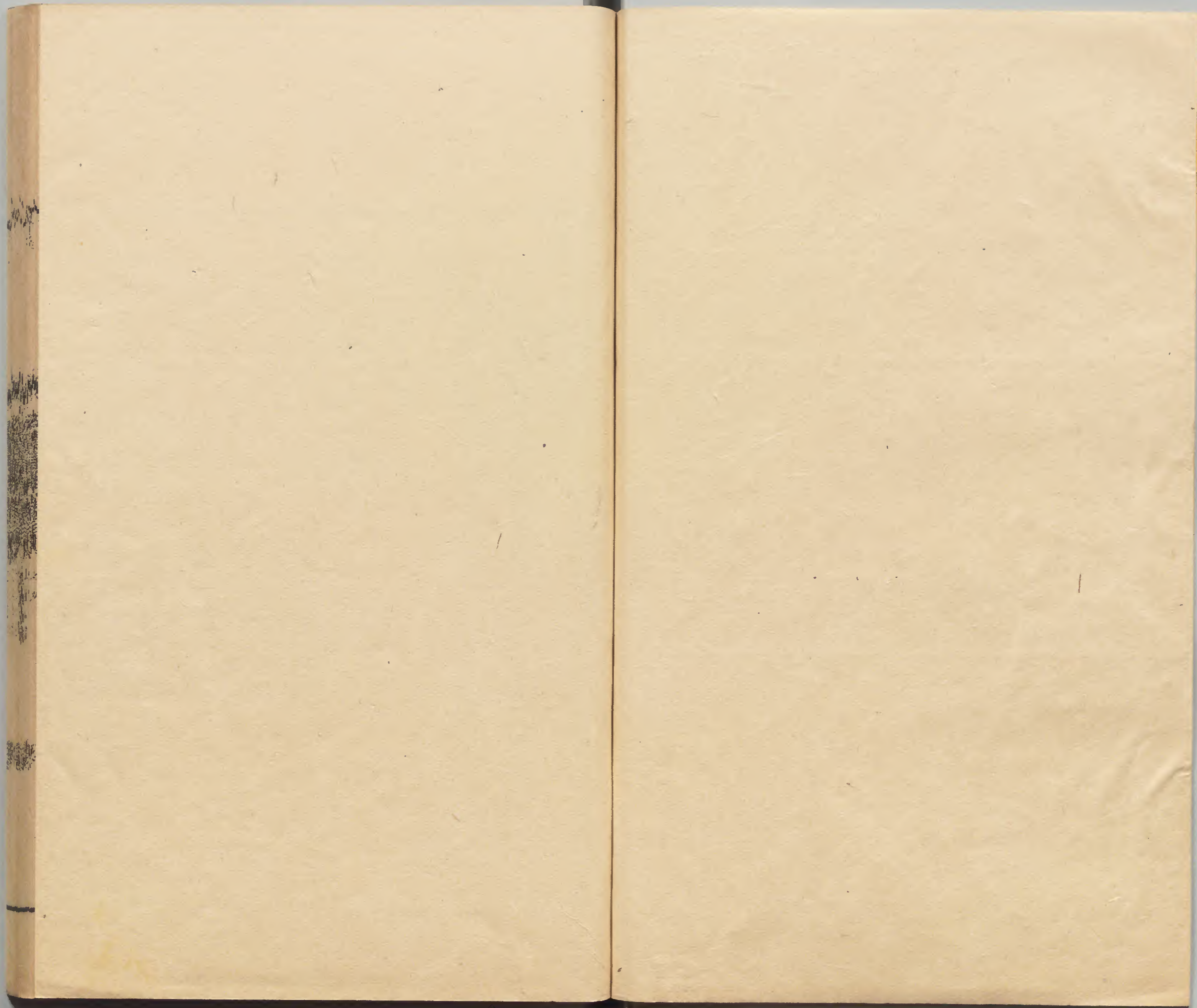


五禮通考

冊卅
七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29
冊數	160 (17)	
函號	別 5	1





五禮通考卷第三十六

淺草文庫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見曾

太子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吉禮三十六

星辰附

楚辭九歌東皇太一

朱子註太一神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漢書云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曰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

蕙田案以太一為尊神其事始于漢武而屈子九歌乃在其前二百餘年則流俗相傳其來已久蓋道家之說流布民間而後遂置為

祀典也故錄之以誌其始

漢書郊祀志置壽宮神君孟康曰壽宮奉神之宮也神君最貴者曰太

一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

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

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孟康曰崇潔自除祓然後入因巫為主人

關飲食所欲言行下李奇曰神所欲言下之于巫又置壽宮北宮張羽

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受書其名曰晝

法孟康曰策畫之法也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

心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

文獻通考馬氏曰案太一莫知其何神天官書言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則其為星也明

矣祭法雖有幽禋之禮然敘其事于祭天地四時

寒暑日月之後則亦非祀典之首也漢承秦制以

祀五帝為郊天至武帝時採繆忌之說則以為五

帝特太一之佐于是具太一祠壇在五帝之上帝

親郊拜則以祀天之禮事之矣然郊祀明堂巍然

受祭天之禮何其崇極也至于因巫為主人關飲

食所欲言行下則又何其猥屑也武帝惑于方士

求仙延年之說故所以事鬼神者其諂且瀆至于

如此

蕙田案漢書天子郊拜太一如雍郊禮其尊

在五時上所謂泰時也其立祀之意與唐宋

所祀九宮太一十神太一不同此條壽宮神

君有太禁司命之佐則非如郊祀所云矣特

為編入以為後世惑方士崇淫祀之始

舊唐書肅宗本紀乾元元年夏六月己酉初置太一

神壇于園丘東命宰相王璵攝行祠事

蕙田案此于九宮貴神外別置太一神壇之始

宋史太宗本紀太平興國八年五月丁卯詔作太一宮于都城南十一月己未太一宮成

石林燕語太平興國中司天言太一或有五福大游小游四神天一地一真符君基臣基民基凡十神皆天之貴神而五福所臨無兵疫凡行五宮四十五年一易今自甲申歲入黃室吳宮當吳分野請即蘇州建宮祠之已而復有言今京城東南蘇村可應姑蘇之名乃改築于蘇村京師建太一宮自此始

蕙田案甲申即太平興國八年之明年改爲

雍熙元年

雍熙元年八月丁酉親祀太一宮

真宗本紀大中祥符二年二月乙巳幸上清宮祈雨戊申遣使祠太一祠元冥

仁宗本紀天聖六年三月壬戌作西太一宮九月癸卯祠西太一宮十二月癸亥祠西太一宮

神宗本紀熙寧四年十一月丁亥作中太一宮

禮志熙寧四年司天中宮正周琮言太一經推算七年甲寅歲太一陽九百六之數復元之初故經言太歲有陽九之災太一有百六之厄皆在入元之初終今陽九百六當癸丑甲寅歲爲災厄之會然五福太一移入中都司天可以消異爲祥竊詳五福太一自國朝雍熙元年甲申歲入東南巽宮時修東太一宮天聖

七年己巳歲五福太一入西南坤位修西太一宮請
稽詳故事崇建祠宇迎之京師詔建中太一宮于集
禧觀十太一神並用通天冠絳紗袍

熙寧六年十一月癸丑中太一宮成乙卯親祀太一
宮

〔文獻通考〕熙寧六年中太一宮成命王安石為奉安
太一使吳充孫固為前導官主管鹵簿奉安神象降
德音于天下

太常禮院言中太一宮冠服依東西太一而東西太
一唯五福君基冠通天冠大遊以下皆冠道冠案史
記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者五帝又方士言十太一
皆天之尊神請並用通天冠絳紗袍從之

禮部言五福十太一祝版舊詞稱嗣天子臣某謹案

古之祝詞以天子至尊雖祇事天地宗廟示民嚴上
蓋未有稱臣者故禮曰踐阼臨祭祀內祀曰孝王某
外事曰嗣王某內謂宗廟外謂郊社大戴禮載祀天
祝文稱予一人某漢承古禮稱天子以事天其贊享
辭又曰皇帝魏明帝始詔天地明堂五郊可稱天子
臣某東晉賀循製策祝文稱皇帝臣某浴襲至今蓋
用魏晉之制本朝儀注祀儀于上帝五帝日月並稱
臣檢會九宮貴神祝版進書已不稱臣五福十太一
當依熙寧六年以前故事其被遣之官自宜稱臣如
此則不失輕重之體從之

〔宋史禮志〕元豐詔改定大祀太一東以春西以秋中
以夏冬

〔文獻通考〕政和三年議禮局上五禮新儀立春已

太一宮立夏季夏土旺日祀中太一宮立秋日祀西
 太一宮立冬日祀中太一宮 中太乙宮真室殿五
 福太乙在中君棋太乙在東大遊太乙在西俱南向
 延休殿四神太乙承釐殿臣棋太乙在東西向北上
 凝祐殿直符太乙臻福殿民棋太乙在西東向北上
 歷慶殿小遊太乙在中天乙太乙在東地一太乙在
 西靈貺殿太歲在中太陰在西俱南向三皇五方帝
 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十日十二辰天地水三官五行
 九宮八卦五岳四海四瀆十二山神等並為從祀東
 西太乙宮準此東太乙宮大殿五福太乙在東君棋
 太乙在西俱南向大遊太乙殿在大殿之北南向臣
 棋太乙殿在西北向小遊太乙直符太乙四神太乙
 殿在大殿之東西向北上天一太乙民棋太乙地一

太乙殿在大殿之西東向北上西太一宮黃庭殿五
 福太乙在中君棋太乙在東大遊太乙在西均福殿
 小遊太乙在中俱南向延貺殿天一太乙在中四神
 太一在南臣棋太乙在北俱西向資祐殿地一太乙
 在中民棋太乙在南直符太乙在北俱東向
 紹興十八年詔擇地建太一宮先是命禮官考典故
 十月癸卯上之曰太平興國初司天楚芝蘭建言太
 一有十曰五福君基大遊小遊天一臣基直符民基
 四神地一天之尊神也五福所在無兵疫人民豐樂
 自雍熙元年入巽宮吳分蘇州請建宮都城東南蘇
 村以應蘇臺之名乃建東太一宮八年宮成合千一
 百區凡十殿四廊圖三皇五帝九曜七元天地水三
 官南斗三台二十八宿天曹四司十精太一五岳儲

副佐命十二山神八卦六丁五行四瀆本命等神及
 四直靈官三十六神將象五百二十四軀天聖六年
 司歷者言太一入蜀之坤宮又建西宮于八角鎮前
 後東西凡四殿又建齋殿塑像自內出始鑄印給之
 熙寧四年十月司天言甲寅五福當入中都又建中
 宮于集禧觀政和間改龍德宮為北太一宮今四立
 日皆望祀太一于惠照設位宜擇地建宮詔兩浙漕
 臣營之癸丑詔製像于新宮十一月甲戌禮官謂太
 一冠服不載于傳記略記東西宮像服通冠仙衣侍
 臣二人服道衣童子二人青衣執紅絲拂中太一宮
 道流朱忠煥亦謂十神太一皆服通天冠絳服執圭
 從臣梁冠絳服執笏童子執紅絲拂請如其飾及名
 諸殿十八年正月癸未又請上書其榜太一殿曰靈

休殿門曰崇真挾殿曰瓊章寶室三清殿曰金闕寥
 陽火德殿曰明離本命殿曰介福齋殿曰齊明三月
 宮成凡百七十有四區十太一位于殿上南面西上
 從祀東廡九十有八西廡九十有七皆北上乙亥設
 官榜丙子奉安神像用細仗二百人鈞容樂親從威
 儀道士皆百人宰臣為奉安使上親謁太一宮前期
 有司張幣于齋殿設褥位于靈休殿介福殿上之東
 西向及香案之前設羣臣次宮之內外質明帝服履
 袍自崇政殿乘輦出宮北門至齋殿降輦羣臣先入
 班于靈休殿下皆北面帝自齋殿後步至宮之東廡
 入便門升殿東側階至褥位西面立再拜羣臣皆再
 拜凡帝拜羣臣皆拜帝進五福太一前三上香再拜
 次至君基大遊小遊天一地一四神臣基民基直符

前皆如五福之儀還禱位再拜羣臣自西廡班于介福殿下帝降由東廡升介福殿東側階至禱位西向立再拜進建生星斗君前三上香再拜次至本命元辰真君前亦如之帝還禱位若命宰臣炷香則宰臣升自西階以次上香畢降階帥羣臣再拜帝再拜還齋殿羣臣皆退帝還宮

太常寺簿林大鼎言十神太一皆天之貴神國朝分而為二並為大祀比新太一宮而九宮貴神尚寓屋而不壇與小祀雜乃詔臨安府于國城之東擇爽塏地建九宮貴神壇遺其儀如祀上帝以太一攝提權星招搖天符青龍咸池太陰天一為序牲以少牢籩豆十有二玉以圭璧太一幣以黑攝提招搖天符以黃權星以青青龍以紫咸池以白太陰以紅天一以

赤

王圻續通考宋理宗淳祐十二年詔建西太一宮于延祥觀左以十月三日親行款謁恭謝之禮

時牟子才上奏曰自漢武帝始祠太一其後或隨太一所在築室迎祠大率皆因方士雜引道經星歷之學而為之比者國家以五福太一臨蜀分乃建西太一于西河之濱以為禳穰之地雖厥有故事然是役也土木鉅麗一時囊封匭奏已交言其非而或者又竊議陛下他日必因款謁而為湖山遊幸之舉今宗祀禮成親行恭謝陛下蓋將敬休神天禔福庶民夫豈以觀遊為意然道途之言皆謂有司飭橋梁除道路辦供給過為勞擾又傳是日欲張水嬉陳樂伎萬一果出于此豈不實或者

遊幸之說而有失陛下敬天愛民之初意乎伏惟陛下察臣愚衷深入宸慮自以其意特召大臣詳議其事明詔有司亟止此行庶幾舉動合宜青史書之可爲萬世法而疑慮消宗廟社稷幸甚又曰臣比者西太一指揮初下之時嘗密告陛下乞自以聖意明詔有司亟止此行蓋區區忠愛之志欲救正于未然力量淺薄未能感動繼聞諸臣陸續亦有奏疏是公議不謀而同非臣一人之私言也二十四日伏睹內批陛下非不徹悟此意而款謁之行終未即止是猶以臣等之言爲未然也臣又案漢史武帝元鼎五年立泰畤于甘泉親祠太一武帝即位幾三十年而有此舉措蓋其學不足以明理情不足以制欲無足怪者陛下講學于今

三十年餘此乃聖德成就之日所當同符堯舜而乃欲效武帝親祀太一之舉臣實惜之始武帝既祠太一遂下詔稱揚以爲望見太一若景光十有二迺心侈然其後益封泰山祠后土幸建章巡海上作甘泉通天蜚廉殆無虛歲蓋其侈心一萌不能自止可不懼哉且祠太一所以致福而臣以漢史考之其初祠太一之年日有食之自是旱蝗河決蛇聞無歲無有而南越之叛匈奴之寇亦在是年至于東方盜起巫蠱禍作干戈相尋所謂禍者乃如此武帝晚年始悟下詔以爲平生所爲狂悖嗚呼亦已晚矣武帝自謂其所爲狂悖試觀其所爲豈不真狂悖可笑而奈何欲效之乎望陛下痛察臣衷改降指揮特寢前命以弭人言

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八年十一月乙亥召法師劉道真問祠太一法

成宗本紀大德元年春正月辛卯建五福太一神壇

王圻續通考五福太一壇時以道流主之

元史文宗本紀至順元年九月乙未以立冬祀五福十神太一真君

至順二年正月甲辰勅每歲四祭五福太一星二月庚午建五福太一宮于京城乾隅

王圻續通考乾隅西北方也張羨和曰五福太一之貴神以二百二十五年行五宮自乾而艮艮而巽巽而坤坤而中宮又至乾每宮住四十五年所至之宮澤福是年在乾宮

二十年三月祀太一二十一年復祀太一

元史泰定帝紀二年二月戊申命道士祭五福太一神

蕙田案太一之名始見于楚辭不過習俗師巫附會天神之一而非以為極尊無上之號也至史記封禪書漢武帝用方士言專祠太一而以五帝配祀則直以昊天上帝當之逮匡衡奏罷泰時然後太一之說始息是當其未罷以前泰時固若即漢之園丘也東漢至隋皆未有言太一者唐明皇既信術士祀九宮而九宮之神一曰太一是太一特九宮之一耳至肅宗又于九宮之外別置太一壇煩瀆不經日甚一日宋太宗真宗復行之仁宗立西太一神宗立中太一加五福之名增十

神之位徽宗又有北太一踵事繁文荒誕已極元代猶沿其謬至明而始廓清焉夫以太一為獨尊亦僅尊于彼八宮之神耳至增之為十太一則是九宮皆可稱太一而又餘其一以此擬諸漢武之太一其為大小尊卑蓋截然其不侔矣今取唐宋元祭太一事另為一類附諸九宮貴神之後以為後世鑒

右太一

圖書集成宋王安石景靈宮修葺神御殿上梁祭告太歲已下諸神祝文伏以欽奉僊游肇營寶構舉修梁而揆日具蠲餉以寧神祓此後艱仰繫天祐案太歲之祀漢唐宋以來不載祀典而安石有祭太歲諸神文豈宋時已有其祀耶

元史成宗本紀至元三十一年夏四月即皇帝位五月壬子祭太陽太歲火土等星于司天臺

王圻續通考元每有大興作祭太歲月將日值于太史院

餘冬序錄國初肇祀太歲禮臣上言太歲之神自唐宋以來祀典不載惟元有大興作祭于太史院亦無常祭國朝始有定祀是以壇之制于古無稽案說文太歲木星也一歲行一次應十二辰而一周天其為天神明矣亦宜設壇露祭但壇制無考應照社稷壇築造高廣尺寸差為減殺庶于禮適宜詔可

蕙田案此以木星為太歲

明史禮志古無太歲月將壇宇之制明始重其祭太祖既以太歲諸神從祀園丘又合祭羣祀壇已而命

禮官議專祀壇壝禮臣言太歲者十二辰之神案說文歲字從步從戌木星一歲行一次歷十二辰而周天若步然也陰陽家說又有十二月將十日十二時所值之神若天一天罡太一功曹太衝之類雖不經見歷代因之元每有大興作祭太歲月將日直時直于太史院宜以太歲風雲雷雨諸天神合爲一壇諸地祇爲一壇春秋專祀乃定驚蟄秋分日祀太歲諸神于城南三年復以諸神陰陽一氣流行無間乃合二壇爲一而增四季月將又改祭期與地祇俱用驚蟄秋分後三日

蕙田案此以十二辰之神爲太歲仍主木星王圻續通考國初令祀太歲及四季月將風雲雷雨岳鎮海瀆山川城隍旗纛諸神嘗建山川壇于天地

壇之西正殿七壇曰太歲曰風雲雷雨曰五岳曰四鎮曰四海曰四瀆曰鍾山兩廡從祀六壇左京畿山川夏冬季月將右都城隍春秋季月將西南有先農壇東有旗纛廟南有藉田至是始議爲一壇春秋專祭先是上親祀之至是始遣官祭乃春用驚蟄後秋用秋分後三日是日上皮弁御奉天殿降香中嚴陞御殿獻官復命解嚴還宮

餘冬序錄國初肇祀太歲禮官雜議因及陰陽家說十二時所直之神太祖乃定祭太歲于山川壇之正殿而以春夏秋冬四月將分祀兩廡或謂月將非經見者案禮祭法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太歲實統四時而月將四時之候寒暑行焉今祭太歲月將則四時與寒暑之

神也載諸祀典孰謂非經見耶

蕙田案此以太歲月將即四時寒暑之神

春明夢餘錄洪武七年令春秋上旬擇日祭太歲未幾以諸神從祀南郊遂省春祭

明會典嘉靖八年令以每歲孟春及歲暮特祀太歲月將之神與享太廟同日又太歲月將嘉靖八年定前期十日太常寺請命大臣一員行事一前三日太常寺奏祭祀如常儀一陳設太歲神位犢一羊一豕一登一劔二簠簋各二籩豆各十爵三酒盞三十尊三帛一筐一兩廡月將共四壇每壇犢一羊一豕一登一劔一簠簋各二籩豆各十爵三酒盞三十尊三帛三筐一一正祭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贊引贊就位典儀唱迎神奏樂樂止贊兩拜典

儀唱奠帛行初獻禮奏樂執事官捧帛爵詣各神位前奠訖樂暫止贊引贊跪典儀唱讀祝讀訖樂復作贊俛伏興平身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奏樂儀同初獻惟不獻帛讀祝樂止典儀唱終獻禮奏樂儀同亞獻樂止掌祭官西向立唱賜福胙執事官捧福酒跪進于遣官右贊跪搯笏贊飲福酒訖執事官捧福胙跪進于遣官右贊受胙訖贊出笏贊俯伏興平身贊兩拜典儀唱徹饌奏樂樂止典儀唱送神奏樂贊兩拜樂止典儀唱讀祝官捧祝掌祭官捧帛饌各詣燎位奏樂捧祝帛饌官過遣官前訖贊禮畢

明史樂志嘉靖八年祀太歲月將樂章

迎神 吉日良辰祀典式陳輔國佑民太歲尊神四時月將功曹司辰濯濯厥靈昭鑒我心以候以

迎來格來歆

奠帛以後俱同神祇

禮志嘉靖十年命禮部考太歲壇制禮官言太歲之神唐宋祀典不載元雖有祭亦無常典壇宇之制于古無稽太歲天神宜設壇露祭準社稷壇制而差小從之遂建太歲壇于正陽門外之西與天壇對中太歲殿東廡春秋月將二壇西廡夏冬月將二壇帝親祭于拜殿中每歲孟春享廟歲暮禘祭之日遣官致祭

春明夢餘錄嘉靖十年即山川壇為天神地祇二壇以仲秋中旬致祭別建太歲壇專祀太歲東廡為春秋月將西廡為冬夏月將各二壇前為拜殿宰牲亭南為川井即山川壇舊井有龍蟄其中壇西南有先

農壇東旗纛廟壇南耜田在焉又太歲壇在山川壇內中為太歲壇東西兩廡南為拜殿殿之東南砌燎爐殿之西為神庫神厨宰牲亭亭南為川井外四天門東門外為齋宮鑾駕庫外為東文門

明會典隆慶元年議罷神祇壇惟太歲月將特祭于山川壇如故 禮部會議太歲仍于歲暮孟春遣官專祭正月遣太常寺官祭太歲月將之神

蕙田案太歲之祭始自元明于禮固無可考然就其所謂歲神或以為木星或以為十二辰蓋既云木星歲行一次十二歲一周天乃五緯之一而非別有一神若以所行之次每歲一易者當之是即十二辰也天無星處皆謂之辰而此十二次之辰則皆取附近之星

以識別之是已在二十八宿之中而又非別
有一神也惟以為與月將即四時寒暑之神
庶幾近之歲星所次凡十有二以子丑寅卯
等十二辰紀之而斗柄所指謂之月建者亦
十有二于是有月將之說逐日之神亦十有
二于是又有日值之說蓋皆出于釋道陰陽
卜筮擇日堪輿星命之流大抵皆自星辰之
類而遞推衍以及之者今撮其祀事以附星
辰之末云

右太歲月將

風師雨師

附雲神雷神

蕙田案風雨雲雷之屬皆陰陽闔闢噓吸之
氣也謂各有神司之者蓋有一物必有一物

之精氣物愈大而其氣之發揚變化者則謂
之神鄭司農注周禮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
皆以星宿目之顏師古注漢書則云風伯飛
廉也雨師屏翳也志既言二十八宿又有風
伯雨師則知非箕畢二說皆非也洪範所謂
好風好雨者特以星稟陰陽五行之氣而風
氣燥雨氣潤其氣同者自足相感召故月行
至箕畢恒有風雨之應如民之有嗜好然乃
取以相况非謂二星即風雨之神也據易巽
為風坎為雨則風雨固屬陰陽之氣所為氣
感而神即憑之此所以有風師雨師之名周
禮以實柴祀星辰又以禋燎祀風師雨師使
二神即箕畢則星辰足以該之何故別言于

下而其祀之之法又有實柴禋燎之異也此可知鄭說之未的矣顏氏據漢志而知風師雨師非箕畢良是但從楚詞而為之名字非由經典儒者所不敢道也

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風師雨師

疏春秋緯云月離乎箕風必揚沙是風師箕也詩云月離于畢

俾滂沱矣是雨師畢也

崔氏曰祭風師雨師之法皆謂隨其類祭之兆風師于西方不從箕星者箕星天位耳兆雨師于北郊者水位在北也

邱氏濬曰註疏謂風師雨師皆星蓋以洪範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好風箕宿也好雨畢宿也臣竊以謂人間有此物則夫蒼蒼之表必有所以司之者大而天則有帝次而五行有此質則有此氣有此氣則有此神陰陽不測之謂神祀之以神必指為箕畢則執泥矣風而為箕雨而為畢可矣則夫後世所祀之雲

雷又指何星以主之乎本朝郊祀既已設星辰二壇于上又有風雲雷雨之壇則亦不以風雨為星也

爾雅祭名祭風曰磔

注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此其象磔者謂披磔牲體象風之散物因名云

左傳哀公六年是歲也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禘之可移于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禘楚辭九歌雲中君

朱注謂雲神也亦見漢書郊祀志

蕙田案周禮但言風師雨師無有言祭雲雷神者然觀左傳楚辭則雲神之祭三代已有之唯雷神未見明文耳

風俗通楚辭說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案周禮以禋燎祀風師風師者箕星也箕主簸揚能致風氣

易巽為長女也長者伯故曰風伯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養成萬物有功于人王者祀以報功也戊之神為風伯故以丙戌日祀于西北火勝金為木相也春秋左氏傳說共工之子為元冥師鄭大夫子產禳于元冥雨師也案周禮以禋燎祀雨師雨師者畢星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易師卦也土中之眾者莫若水眾者師也雷震百里風亦如之至于泰山不崇朝而徧雨天下異于雷風其德散大故雨獨稱師也丑之神為雨師故以己丑日祀雨師于東北土勝水為火相也

蔡邕獨斷風伯神箕星也其象在天能興風雨師神畢星也其象在天能興雨祠此神以報其功也史記封禪書及秦并天下而雍有風伯雨師廟各以歲

時奉祀

漢書郊祀志高祖六年天下已定長安置祠祀官女巫其晉巫祠雲中君以歲時祀宮中師古曰雲中君謂雲神也

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分雷公風伯廟于東郊兆雨師廟于北郊兆奏可

後漢書祭祀志縣邑常以丙戌日祠風伯于戌地以己丑日祠雨師于丑地用羊豕

隋書禮儀志晉元帝建武元年每以仲春仲秋并令郡國縣兼祀風伯雨師

晉束皙風伯雨師不得避諱議元康七年詔書稱咸寧元年詔下尊諱風伯雨師皆為詁訓又公官文書吏人上事稱引經書者復多迴避使大義不明諸經傳咸言天神星宿帝王稱號皆不得變易本文但省

事言語臨時訓避而已 [又議] 太常博士華簡言周禮大宗伯職云禋燎祭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禮文正稱應如丙辰詔書不改其名事下五府博議案風伯之名所由來遠其在漢魏固已有之非晉氏避諱始造此號也若以異于周禮宜當變改則今國家行事神物稱號多因近代不皆率古蓋亦簡易而從仍舊隨時之制不能悉變唯雨師之名實繇避諱宜如舊稱

魏書禮志泰常三年為五精帝兆于四郊又風伯雨師之壇皆有別兆祭有常日牲用少牢

隋書禮儀志舊禮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法皆隨其類而祭之兆風師于西方者就秋風之勁而不從箕星之位兆雨師于北郊者就水位在北也隋制國城東北七里通化門外為風師壇祀以立春後丑國城西南八里金光門外為雨師壇祀以立夏後申壇皆三尺牲以一少牢

高祖受命欲新制度乃命國子祭酒辛彥之議定祀典風師雨師為小祀養牲在滌一旬

唐書禮樂志有司歲所常祀者立春後丑日祀風伯立夏後申日祀雨師皆一獻祝稱天子謹遣

舊唐書禮儀志武德貞觀之制立春後丑祀風師于國城東北立夏後申祀雨師于國城西南各用羊一籩豆各二簠簋各一

唐書禮樂志小祀風伯雨師其高皆三尺廣皆丈者小祀之壇也小祀皆二象尊實醴齊上尊亦實明水四時祭風師雨師籩八豆八簠一簋一俎一羊一

開元禮祀風師雨師靈星司中司命司人司祿儀
 立春後丑日祀風師前祀三日諸應祀之官散齋二日
 致齋一日並如別儀前祀一日晡後一刻諸衛令其屬
 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俱清齋一宿衛尉設祀官次
 于東壝之外道南北向以西為上陳饌幔于內壝東門
 之外道南北向郊社令積柴于燎壇其壇在神壇之左內壝之外方五尺
 高五尺開上南出戶祀日未明三刻奉禮郎設祀官位
 于內壝東門之內道北執事位于道南每等異位俱重
 行西向皆以北為上設望燎位當柴壇之北南向設御
 史位于壇上西南隅東向令史陪其後于壇下設奉禮
 位于祀官西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又設奉禮
 贊者位于燎壇東北西向北上設祀官門外位于東壝
 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向以西為上郊社令帥齋

郎設酒罇于壇上東南隅象罇二寘于坫北向西上設
 幣篚于罇坫之所設洗于壇南陞東南北向壘水在洗
 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執罇壘篚冪者各位于罇壘篚
 冪之後太官令帥宰人以鑿刀烹牲于厨祀日未明二
 刻太史令郊社令升設風師神座于壇上近北南向席
 以莞設神位于座首未明一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
 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壘及幣實以醴齊其元酒實以上罇太官令
 帥進饌者實諸邊豆簋簋入設于內壝東門之外饌幔
 內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及令史與
 執罇壘篚冪者入當壇南重行北面以西為上立定奉
 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執罇
 者陞自東陞立于罇所執壘洗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
 御史太祝詣壇東陞升行掃除于上令史行掃除于下

訖各引就位質明謁者引祀官贊引引執事者俱就門外位謁者贊引各引祀官以次入就位立定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令出帥進饌陳于門外初太官令出太祝跪取幣于篚興立于罇所謁者引獻官升自南陛進當神座前北向立太祝以幣東向進獻官受幣進北向跪奠于神座俛伏興少退北面再拜訖謁者引獻官降復位太官令引饌入詣南陛升壇太祝迎引于壇上設于神座前邊豆蓋幕先徹乃升簋篚既奠却其蓋于下設訖太官令以下降復位太祝還罇所謁者引獻官詣壘洗手洗爵訖謁者引獻官自南陛升壇詣罇所執罇者舉罇獻官酌醴齊訖謁者引獻官進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進于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

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于風師含生開動必佇振發功施造物實彰祀典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于神尚享訖興獻官再拜太祝進跪奠版于神座興還罇所獻官拜訖謁者引獻官立于南方北向太祝以爵酌福酒進獻官之右西向立獻官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爵復于坩獻官俛伏興太祝帥齋郎進俎太祝跪減神前胙肉加俎興以俎西向進獻官受以授齋郎謁者引獻官降復位太祝進跪徹豆邊還罇所徹者邊豆各一少移于故處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在位者皆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請就望燎位遂引獻官就望燎位南向立太祝執篚跪取幣祝版齋郎以俎載牲體黍稷飯爵酒興自南陛降壇南行當柴壇南東行自南陛登柴壇以幣祝版饌物寘

柴上戸内訖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二人以炬燎火半柴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遂引獻官出贊引引執事者以次出贊引引御史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

立夏後申日祀雨師有司行事祝文曰百昌萬寶式仰

膏澤率遵典故用備常祀

其首尾與風伯文同

文獻通考天寶四載勅風伯雨師濟時育物謂之小祀頗紊彝倫前載衆星已為中祀永言此義固合同升自今以後并宜入中祀仍令諸郡各置一壇因春秋祭社之日同升享祠九月十六日勅諸郡風伯壇置在社壇之東雨師壇在社壇之西各稍北數十步其壇卑小于社壇其祀風伯用立春後丑祀雨師用立夏後申各用羊一籩豆各十簋簋俎一酒三斗應緣祭須一物已上

並以當郡公廨社利充如無即以當處官物充其祭官准祭社例取太守以下充

蕙田案風師雨師皆天神也而天寶祥符皆命設壇于社壇東西天神之祭接之北郊不知于義何取

天寶五載詔曰發生振蟄雷為其始畫卦陳象威物效靈氣實本乎陰陽功先施于動植今雨師風伯久列于常祀惟此震雷未登于羣望其已後每祀雨師宜以雷師同壇祭共牲別置祭器

邱氏濬曰此後世祀雷之始周禮有風師雨師漢以丙戌日祀風師于戌地以已丑日祀雨師于丑地宋人兆風師于西郊祠以立春後丑日兆雨師于北郊祀以立夏後申日兆祠以立秋後亥日以雷師從雨師之位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于南郊祠以立春後亥日以雷師從雨師之位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皆各壇為祭未嘗合而為一本朝于風雨雷之外又加以雲合以為一壇以從獻于郊天大祀又為壇于郊壇之西每歲仲秋天子又躬祀焉其與並祀者太歲及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神而以京畿山川四季月將京都城隍從享所謂太歲月將城隍與夫風雨雷師之外而加以雲皆前代所未嘗祀者也其視前代所祀九宮貴神之屬蓋有間矣夫雲與

而雨霈既祀夫雨而獨遺乎雲可乎峙形于兩間者既已享祀而流行于四時以司民興作耕作之候者而無其祭可乎名山大川遼絕于千萬里之外者既皆入于望祀而宸居所蒞之地六官百司三軍百姓之所居止者反遺之可乎聖祖之見所以卓越千古非獨人蒙其至治之澤而凡冥漠之中有薰蒿之感者莫不咸受其職焉嗚呼至哉

圖書集成肅宗實錄乾元二年四月以久旱祭風伯雨師

舊唐書禮儀志代宗永泰二年禮儀使右常寺于休烈請依舊祠風伯雨師于國門舊壇復為中祠從之冊府元龜德宗貞元二年四月壬午太常寺奏祭風伯雨師祝版准開元禮凡有司攝事祝版應御署者進署訖皆北面再拜其風伯雨師本是小祀並有司行事天寶三載始升諸星為中祀亦無皇帝親祀風伯雨師之文命有司自是常典不同攝祭其祝版准中祀例合進署其再拜案禮無文詔曰風師雨師升為中祀有烈祖

成命况在風雨事切蒼生令雖無文朕當屈已再拜以申子育萬民之意

貞元三年閏五月徙風師壇于漣水東
文獻通考憲宗元和十五年太常禮院奏來年正月三日皇帝有事于南郊同日立春後丑祀風師案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風師鄭元云風箕星也故今禮立春後丑于城東北就箕星之位為壇祭之禮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百神咸秩箕星從祀之位壇祭之禮祀昊天上帝于南郊徧祭之儀百神咸在其五方帝并日月神州已下緣對昊天上帝皇地祇尊不得申並為從祀悉無上公行事并御署祝版之儀風師既是星神厭降之儀便當陪祭如非遇郊祀其特祭如常儀
宋史禮志凡祀典皆領于太常歲之中祀九立春後丑



日祀風師立夏後申日祀雨師其諸州祀風雨並如小祀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十一月車駕北征前一日遣官祭告天地于園丘磔風于風伯壇祀雨師于本壇並用少牢仍遣內侍一人監祭

真宗咸平二年早詔有司祠雷師雨師

禮志風伯雨師諸州亦致祭大中祥符初詔惟邊地要劇者令通判致祭餘皆長吏親享未幾澤州請立風伯雨師廟乃令禮官考儀式頒之有司言唐制諸郡置風伯壇社壇之東雨師壇于西各稍北數十步卑下于社壇祀用羊一邊豆各八簋簋各二

舊制風師壇高四尺東西四步三尺南北減一尺皇祐定高三尺周三十三步雨師壇雷師壇高三尺方一丈

九尺皇祐定周六步

元豐詳定局言周禮小宗伯之職兆五帝于四郊四類亦如之鄭氏曰兆為壇之營域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為之位兆日于東郊兆月與風師于西郊兆司中司命于南郊兆雨師于北郊各以氣類祭之謂之四類漢儀縣邑常以丙戌日祀風伯于戌地以己丑日祀雨師于丑地亦從其類故也熙寧祀儀兆日東郊兆月西郊是以氣類為之位至于兆風師于國城東北兆雨師于國城西北則是各從其星位而不以氣類也請稽舊禮兆風師于西郊祀以立春後丑日兆雨師于北郊祀以立夏後申日其壇兆則從其氣類其祭辰則從其星位仍依熙寧儀以雷師從雨師之位

樂志熙寧祭風師五首

迎神欣安 飄颻而來淅瀝而下爰張其旂爰整其
 駕有豆有登有兆有壇弭旌柅輶降止且安
 升降欽安 盥帨于下有盤有匱饋酌于上有登有
 彝服容柔止進退優止即事寅恭神其休止
 奠幣容安 育我嘉生神惠是仰載致斯幣庶幾用
 享鼓之舞之式繁爾神錫福無疆佑此下民
 亞終獻雍安 栗栗壇坫載是豆觴醇烈氤氳普薦
 芬芳酌之維宜獻之惟時民有服侑靈用安之
 送神欣安 奠獻紛紛靈心欣欣超然而返衆御如
 雲其施伊何多黍多稌其祥伊何不愆厥敘

文獻通考哲宗元符祀風師雨師雷師儀注

陳設 前祀二日有司預修除壇之内外設祀官次于
 壇東壇壝之外道南北向以西為上祀日掌事者設神

位版于壇上席以莞執尊罍者設祭器掌饌者實之每
 位籩豆在神位前左重三行豆八在神位前右重三行
 俎二在籩豆外分左右簠簋各一在二俎間設尊于壇
 上東南隅北向尊寘坫加勺冪設洗于壇南陸之東南
 北向罍在洗東加勺冪篚在洗西南肆寘巾爵設三獻
 位于壇卯陸之東西北向上設祝位二于壇南北向西
 上兩師于兩壇間又設位于壇上西向北上兩師雷壇
 飲福位準此設初獻飲福位于壇上神座之東北向設
 望燎位于壇南南向燎壇積柴于上開上南出戶置香
 爐合并燭于神座之前幣置篚陳于左祝版置坫陳于
 右

行禮 祀日質明諸祀官各服其服贊禮者引三獻官
 以下入就位立贊禮者少前初獻之左贊請行事執事

者升煙燔牲首贊唱者曰拜獻官以下皆再拜訖祝升
 自東陞就西向立祝跪取幣于篚興立于神座右贊禮
 者引初獻詣壘洗南北向執壘者酌水初獻搯笏盥手
 執篚者取巾于篚授初獻悅手訖即授巾奠于篚執笏
 初獻升自午陞詣神座前北向搯笏跪三上香祝以幣
 西向跪授初獻訖興復位初獻受幣奠于神座前執笏
 俛伏興再拜內兩師行禮訖降壇次詣雷師壇位前行禮如上儀降陞復位少頃引初獻
 再詣壘洗南立北向執壘者酌水初獻搯笏盥手悅手
 訖又取爵以授初獻執壘者酌水初獻洗爵又授巾初
 獻拭爵訖巾奠于篚執笏初獻升自午陞執事者引初
 獻詣酒尊所舉冪酌酒于爵初獻詣神座前北向搯笏
 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少退北向立祝持版
 于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畢初獻再拜祝奠版于神座

右坫興

讀祝訖先詣雷師神位初獻三祭酒奠爵興祝持版于神座右跪讀祝畢奠版于神座右坫興復位

初獻降復位

次引亞獻詣壘洗北向搯笏盥手悅手洗爵執爵執笏

升自東陞詣神座前搯笏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

伏興再拜訖降復位

詣雷師壇並如上儀

次引終獻詣壘洗升獻如

亞獻之儀訖降復位

詣雷師壇並如上儀

次引初獻升自午陞詣飲

福位北向立執事者各以爵酌酒合寘一爵持爵詣初

獻之左東向立初獻再拜搯笏跪受爵祭酒啐酒奠爵

執饌者以俎減神座前胙肉合寘一俎上又以豆取稷

黍飯合寘一豆先以飯授初獻受訖又以俎授初獻受

訖皆以授執饌者初獻取爵飲卒爵執事受虛爵復于

坫初獻執笏俛伏興再拜降復位初獻以下就望燎位

南向立執事者以篚詣神位前跪取版幣降自東陞寘

于燎柴贊唱者曰可燎以炬燎柴半贊者少前北面贊

禮畢引初獻以下退

大觀祭風師六首

降神欣安 羽旗雲車飄颻自天猗歟南箕欣喜升
 煙牲餼粢盛俎簋劔邊維神戾止從空泠然
 初獻升降欽安 明昭惟馨威儀孔時鏘鏘鳴佩欽
 薦牲犧惟恭惟祇無愆無違周旋中禮肅恭委蛇
 奠幣容安 吹噓于喁披拂氤氳衆竅咸作潛運化
 鈞恩大功豐酬神維恭嘉贈盈箱于物有容
 酌獻雍安 犧尊斯陳清醑盈中芬芬苾苾馨香交
 通明靈來思歆我精衷維千萬祀品物芘芘
 亞終獻雍安 清醑洋洋虔恭注茲條暢敷宣神用
 歆之尊壘靜嘉金奏諧熙於皇肆祀休我羣黎
 送神欣安 窈冥無窮盼蠻斯融來終嘉薦歸返遙

空惟神之歸欣安導和惟神之澤于彼滂沱

雨師五首

迎神欣安 神之無象亦可思索維雲陰陰惟風莫
 莫降止壇宇來顧芳馨侑以鼓歌薦此明誠
 升降欽安 珮玉璆如黼黻襜如承神不懈訖獲嘉
 虞聖皇命祀臣敢弗恭凡爾在位翼翼雍雍
 奠幣容安 崇崇壇堦靈既降止有嚴執奠承祀茲
 始明靈在天式顧庶察澤潤以時永拂荒札
 酌獻亞終獻雍安 寅恭我神惟上之使俾我康年
 民徯休祉折俎既登酌酒既盈匪薦是專配以明誠
 送神欣安 牲俎告徹嘉樂休成卒事有嚴燕虞高
 靈蕃我民人育我稷黍萬有千祀承神之祐
 禮志政和中定五禮新儀以雷神為中祀州縣祀風伯

雨師雷神為小祀政和之制風壇廣二十三步雨雷壇廣十五步皆高三尺四陛並一壇二十五步其雨師雷師二壇同壇又言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所謂周人尚臭升陽以報陽也今天神之祀皆燔牲首風師雨師請用柏柴升煙以為歆神之始又言周禮樂師之職曰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鐘鼓說者曰小祀也小師職注小祭祀謂風師是也既已有鐘鼓則是有樂明矣請有司祀風師雨師用樂仍製樂章以為降神之節請諸小祠祭以少牢仍用體解又言社稷五祀先薦爛次薦熟至于羣小祀薦熟而已請風師雨師止薦熟並從之

文獻通考徽宗政和三年議禮局上五禮新儀風師雨師雷師壇高三尺四出陛並一壇二十五步風師壇廣二十三步雨師雷師壇廣十五步又言本朝都城壇壝之制風師在城之西雨師在城之北雷師從雨師之位為二壇同壇州縣風師在社之東雨師在雷師之西非所謂各依其方類求神者請做都城方位之制仍以雷師從雨師之位為二壇同壇從之

宋史高宗本紀紹興七年五月壬申命禮官舉風雷雨師之祀

文獻通考紹興七年太常博士黃積言立春後丑日祀風師立夏後申日祀雨師雷師望下有司舉行從之宋史樂志紹興祭風師六首

迎神欣安 夫物細縕神氣撓之誰歟其司維南之箕俶哉明庶我祀維時我心孔勞神其下來
初獻升降盥洗欽安 神哉沛矣厥靈載揚揚靈如

何剡剡皇皇我其承之繩繩齊莊往從鬱人爰挾斯
芳

奠幣容安 物之流形甚畏瘡癘八風平矣嘉生以
遂絲縷之積有量斯幣惟本之報匪物之貴

酌獻雍安 我求于神無臭無聲神之燕享惟時專
精大磬在列禋燎在庭侑我桂酒娛其以聽

亞終獻 禮有三祀儀物視帝神臨消搖疇敢跛倚
重觴載申百味孔旨神兮樂康答我以祉

送神曲同 荃其止乎禋禋其容奄橫四海蹇莫之窮
時不驟得禮焉有終荃其行乎余心慄慄

雨師雷神七首

迎神欣安 衆萬之託動之潤之昭格孔時維神之
依洽然後先肆我肯顧是耶非耶紛其來下

初獻盥洗升降欽安 言言祠宮爰考我禮維西有

壘維東有洗爰潔爰滌載薦其體神在何斯匪遠具
邇

奠幣容安 霈兮隱兮蹶其陰威相我有終胡寧不
知我幣有陳我邸斯珪豈惟有陳于以奠之

雨師位酌獻雍安 山川出雲裔裔而縷載靈載濛
其德乃溥自古有年胡然莫祖無簡我觴無怠我俎

雷神位酌獻曲同 瞻彼南山有虺其出維螫之奮維
癘之息眷焉顧饗在夏之日觴豆匪報皇忍忘德

亞終獻曲同 作解之德形聲一兮爰展獻侑酌則三
兮我興有假云胡有私下土是冒庶其遠而

送神曲同 陰旄載旋鼓車其鞭問神安歸冥然而天
皇有正命祀事孔蠲其臨其歸億萬斯年

遼史聖宗本紀統和二年四月辛卯祭風伯 七年五月辛巳祭風伯于儒州白馬村

開泰元年夏四月巳酉祭風伯 八年二月丙辰祭風伯

禮志清寧元年皇帝射柳訖詣風師壇再拜

金史章宗本紀明昌二年五月戊辰詔諸郡邑風雨師神壇墮廢者復之

明昌五年三月庚辰初定日月風雨雷師常祀

禮志明昌五年禮官言國之大事莫重于祭王者奉神靈祈福祐皆為民也我國家自祖廟禘祫五享外惟社稷嶽鎮海瀆定為常祀而天地日月風雨雷師其禮尚闕宜詔有司講定儀注以聞尚書省奏天地日月或親祀或令有司攝事若風雨雷師乃中祀合令有司攝之

且又州縣之所通祀者也合先舉行制可乃為壇于景豐門外東南闕之異地歲以立春後丑日以祀風師牲幣進熟如中祀儀又為壇于端禮門外西南闕之坤地以立夏後申日以祀雨師其儀如中祀羊豕各一是日祭雷師于位下禮同小祀一獻羊一無豕其祝稱天子謹遣臣某云

宣宗本紀興定五年三月丙午以旱築壇祀雷雨師

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七年十二月勅歲祀風師雨師雷師

祭祀志至元七年十二月大司農請于立春後丑日祭風師于東北郊立夏後申日祭雷雨師于西南郊 風雨雷師之祀仁宗延祐五年乃即二郊定立壇壝之制其儀注闕

圖書編明太祖洪武元年詔立春後丑日祭風師于東北郊立夏後申日祭雨師雷師于西南郊祭風師雨師給米三石

春明夢餘錄洪武二年以風雲雷雨諸神止令祀于城南諸神享祀之所未有壇壝等祀非隆敬神祇之道命禮官考古制以聞禮官奏風雨師之祀見于周官秦漢隋唐亦皆有祭天寶中增雷師于雨師之次因升風雲雷雨為中祀宋元因之今國家開創之初常以風雲雷雨與太歲嶽瀆城隍皆祀于城南享祀之所既非專祀又室而不壇非理所宜考之唐制以立春後申日祭雨雷于城東南以今觀之天地之生物動之以風潤之以雨發之以雷陰陽之機本一氣使然而各以時別祭甚失享祀本意今宜以風雲雷雨與太歲嶽瀆城隍合為

一壇春秋祀之詔可

明會典洪武中令有司各立壇廟祭風雲雷雨

明集禮專祀風雲雷雨師儀注

風師雨師之祀見于周官秦漢隋唐亦皆有祭天寶中又增雷師于雨師之次因升風雨雷師為中祀宋元因之國朝既于園丘以太歲風雨雷師從祀且增雲師于風師之次復以春秋驚蟄秋分後之三日專祀風師雲師雷師雨師于國南羣祀壇天子降香遣官行事其郡縣風雲雷雨師之祭一如前代之儀云壇制附時日風雲雷雨之祀月令以立春後丑日祭風師于國城東北立夏後申日祭雨師于國城西南兆之于東北西南者從箕畢星位也以春秋分祭風雲雷雨于國南其制屋而不壇若各府州縣之祀風雲雷雨師則

仍築壇于城西南祭用驚蟄秋分日

牲幣 太歲風雲雷雨師各用一太牢其幣則以白

祭器 太歲風雲雷雨各用尊三盞八豆八簋二簋二

酒齊 太歲風雲雷雨酌尊皆同宋制宋設尊其八實

五齊三酒其八實明水元酒酌尊犧尊實泛齊象尊實

醴齊 醴齊 皆簋實黍稷簋實稻粱

籩豆之實 皆籩實以石鹽乾魚棗栗榛菱芡鹿脯白

黑餅豆實以韭菹醢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筍菹魚醢

脾析菹豚拍

樂 用雅樂

風雲雷雨樂章

迎神中和之曲 吉日良辰祀典式陳太歲尊神雷

雨風雲濯濯厥靈昭鑒我心以候以迎來格來歆餘並

同朝日

降香遣官祀風雲雷雨師儀注

時日 春以驚蟄後三日秋用雷收聲時秋分後三日

行事

齋戒 前期三日皇帝齋戒獻官及各執事官俱散齋

二日致齋一日

降香 前祀一日清晨有司立仗百官具公服侍班皇

帝服皮弁服陞奉天殿捧香授獻官獻官捧由中陞降

中道出至午門外置龍亭內儀仗鼓吹導引至祭所

陳設 前祀一日有司陳設如圖儀

省牲 前祀一日獻官公服詣壇東省牲贊禮引至省

牲位執事者牽牲省訖詣神厨視鼎鑊視滌濯畢遂烹

牲執事者以豆取毛血寘于饌所
正祭 祭日清晨執事者入實尊壘簋籩豆牲俎并
陳毛血豆于神位前列篚幣于酒尊所贊引引獻官及
應祀官各入就位

迎神 贊禮唱迎神協律郎舉麾奏中和之曲樂成止贊

禮唱有司已具請行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獻官及

在位者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樂止

奠幣 贊禮唱奠幣贊引引獻官詣盥洗位搯笏盥手

悅手出笏詣太歲神位前協律郎奏保和之曲贊禮唱

跪獻官北向跪搯笏三上香執事者奉幣東向跪授獻

官獻官受幣贊禮唱奠幣獻官與奠幣于神位前贊禮

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次詣風師雲師雷師雨師上香

奠幣皆如太歲神位前之儀奠訖樂止復位

進俎 贊禮唱進俎執事者舉俎升階協律郎跪俛伏

舉麾奏 之曲贊禮引獻官至太歲神位前搯笏以

俎奠于神位訖出笏以下四位進俎皆同

初獻 贊禮唱行初獻禮贊引引獻官詣爵洗位搯笏

滌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以下四位爵其滌拭授皆同詣酒尊所司尊者

舉冪執爵者以爵進酌醴齊以爵授執事者以下四位進爵酌醴授執事皆同

出笏贊禮唱詣太歲神位前協律郎舉麾奏安和之曲

之舞贊禮引至神位前跪搯笏三上香三祭酒奠

爵出笏俛伏興平身少退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次詣風

師以下四位上香祭酒退拜皆如上儀拜畢樂舞止贊禮

唱讀祝獻官跪讀祝官取祝版于神右跪讀畢樂舞作贊

禮唱俛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樂舞止

亞獻終獻並如初獻儀唯不讀祝

飲福受胙 贊禮唱飲福受胙贊引引獻官詣飲福位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稍前跪搢笏進爵祭酒飲福酒以
爵復于坵奉俎者進俎獻官受俎以俎授執事者出笏
俛伏興平身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復位

徹豆 贊禮唱徹豆掌祭官徹豆贊禮唱賜胙贊唱已
飲福受胙者不拜在位官皆再拜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送神 贊禮唱送神協律郎舉麾奏豫和之曲贊禮唱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獻官以下皆再拜祝人取祝幣人
取幣詣望燎位

望燎 贊禮唱望燎贊引引獻官詣望燎位執事者以
祝版幣饌寘于燎壇贊禮唱可燎執事者舉炬火燔之
柴半燎贊禮唱禮畢獻官以下各以次出

王國祭風雲雷雨

齊戒 前期王散齊二日于別殿王相府官于正寢王
致齊一日于正殿王相府官于公廡

省牲 先祭二日執事設王次于廟壇南門外道之東
南向先祭一日典儀典祠導王至次執事者各執事典
儀典祠導王至省牲位執事者自東牽牲西行過王前
省訖執事牽牲詣神厨典儀典祠導王詣神厨視鼎鑊
視滌濯訖典儀典祠導王還次

陳設 先祭一日典祠依圖陳設

正祭 祭日清晨典祠率執事者各實尊壘籩豆登鉶
寘幣篚于案祝版于神位之右大樂入就位諸執事及
陪祭官入就位典祠啓王服遠遊冠絳紗袍典祠儀
導王至位北向立典祠典儀分左右立于王之前
迎神 司禮唱迎神 大樂作 司禮唱請行禮典祠啓有司

謹具請行事啓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司禮唱在位官再拜司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王與在位官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樂止

奠幣初獻 司禮唱奠幣行初獻禮典祠啓詣盥洗位

大樂作 典儀典祠導王至盥洗位樂止 典祠啓搯圭王搯圭

典祠啓盥手司盥洗者酌水王盥手訖司巾者以巾進

典祠啓悅手王悅手訖典祠啓出圭王出圭典祠啓詣

爵洗位典祠儀導王至爵洗位典祠啓搯圭王搯圭

執爵官以爵進典祠啓受爵王受爵典祠啓滌爵司爵

洗者酌水王滌爵訖典祠啓拭爵司巾者以巾進王拭

爵典祠啓以爵授執事者王以爵授執爵官典祠啓出

圭王出圭啓詣風雲雷雨神位前大樂作 典祠儀導王

至神位前樂止 奉爵奉幣者前行典祠啓跪王跪掌祭請

案取香跪進于王之左典祠啓搯圭王搯圭啓上香上

香三上香王三上香訖奉幣者奉幣跪進于王之右王

受幣奠于神位前奉爵者奉爵跪進于王之右王受爵

典祠啓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王三祭酒奠爵訖典祠

啓出圭王出圭讀祝官取祝跪讀于神位之右讀畢復

以祝寘于案典祠啓俛伏興拜興拜興平身王俛伏興

大樂作 拜興拜興平身樂止 典祠復位典祠儀導王復

位 亞獻 司禮唱行亞獻禮典祠啓行亞獻禮掌祭官至

神位前爵內斟酒典祠啓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王鞠躬

大樂作 拜興拜興平身樂止

終獻如亞獻之儀

飲福受胙 司禮唱飲福受胙執事舉香案寘于王拜

五禮通考卷三十六 風師雨師

三

位前執事酌福酒舉胙肉典祠啓飲福受胙大樂作典祠

典儀導王至香案前位典祠啓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王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典祠啓跪搢圭王跪搢圭執事捧

爵東向跪進于王王受爵訖啓飲福酒王祭酒少許飲

福酒以爵寘于坫執事官東向跪進胙于王王受胙以

胙授左右左右西向跪受興典祠啓出圭啓俛伏興拜

興拜興平身王俛伏興大樂作拜興拜興平身樂止典祠啓

復位典祀典儀導王復位

徹豆 司禮唱徹豆掌祭官徹豆司禮唱賜胙典祠啓

王飲福受胙者免拜司禮唱陪祭官皆再拜司贊唱鞠

躬拜興拜興平身陪祭官皆鞠躬大樂作拜興拜興平身

送神 司禮唱送神典祠啓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司禮

唱在位官皆再拜司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王與陪

祭官皆鞠躬大樂作拜興拜興平身樂止

望燎 司禮唱望燎讀祝官取祝捧幣者取幣掌祭官

取饌詣燎所典祠啓詣望燎位大樂作典祠典儀導王至

望燎位樂止司禮唱可燎候燎半典祠啓禮畢導引王還

次司禮引陪祭官出

各府州縣祭風雲雷雨師儀

時日 春以驚蟄日秋用秋分日行事

齋戒 前三日三獻官散齋二日于別寢致齋一日于

祭所執事人員齋各一日于祭所

陳設 前祭二日有司掃除壇上下設三獻官次于壇

門外前一日執事者設省牲位于南門外設神位于壇

上近北南向每位設籩四于神位之左豆四于神位之

晉六
右簠簋各一于籩豆之間毛血豆于簠簋前俎二又于
其前香燭案于俎前爵坫沙池于香案之前祝版位于
神位之右設酒尊所于壇上東南隅犧尊一山壘一設
幣篚位附于酒尊所設盥洗位于壇下之東爵洗位于
盥洗位之北初獻位于壇下正中之南亞獻位于初獻
位之左終獻位于初獻位之右稍後從祭官位于獻官
之後引贊位于獻官之左右贊禮二人位于壇下之東
讀祝位于神位之右掌祭二人位于神位之左右司尊
司爵司洗捧幣位各于其所設望燎位于壇之西南
省牲 前祭一日執事者引三獻官至省牲位執事者
自東門牽牲東行過獻官前執事者告腊訖牽詣神厨
獻官詣厨視鼎鑊滌漑訖遂烹牲以豆取毛血置于饌
所

正祭奠幣 丑前五刻行事執事者入實尊壘籩豆簠
簋登鉶陳毛血豆祝版三獻官服公服簽祝版于次執
事者各冠垂脚唐帽圓領白襴衫烏角帶各入就位引
贊引獻官入就壇下拜位贊禮唱有司已具請行事贊
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者唱奠幣引贊引初獻官
詣盥洗位搯笏盥手悅手出笏引詣風雲雷雨師神位
前贊禮唱跪搯笏執事者以幣跪進于初獻之右初獻
受幣奠于神位前訖稍後引贊唱俛伏興拜興拜興平
身復位
初獻 贊禮唱行初獻禮引贊引獻官詣爵洗位搯笏
受爵滌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出笏次引初獻自南陛
升壇詣酒尊所搯笏受爵司尊者舉冪酌犧尊之緹齊
以爵授執事者出笏引詣神位前北向立引贊唱跪搯

笏掌祭官捧香跪進于獻官之左引贊唱上香上香三
 上香初獻三上香訖執爵者捧爵跪進于初獻官之右
 受爵引贊唱祭酒祭酒三祭酒初獻三祭酒奠爵出笏
 讀祝官取祝版跪于神位之右讀訖引贊唱俛伏興拜
 興拜興平身

亞獻終獻其行事並與初獻同 唯不讀祝

飲福 贊禮唱飲福贊引引初獻官詣飲福位西向立
 掌祭者以爵酌福酒持詣獻官之左引贊唱鞠躬拜興
 拜興平身初獻官再拜訖引贊唱跪搯笏初獻官跪搯
 笏掌祭者舉福酒爵進于初獻之左初獻官受爵祭酒
 少許飲福酒奠爵掌祭官減神位前胙肉跪進于初獻
 之左初獻受胙以胙授執事者引贊唱出笏俛伏興拜
 興拜興平身初獻再拜訖引復位贊禮唱賜胙初獻官

飲福受胙免拜在位者皆再拜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亞獻官以下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望燎 贊禮唱詣望燎位引贊引初獻官以下詣望燎
 位祝人取祝幣人取幣掌祭取饌寘于燎所贊禮唱可
 燎東西面各一人舉炬火燔之柴半燎贊引唱禮畢引
 初獻官以下及諸從祭官以次出

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風雲雷雨之神凡各布政司府
 州縣春秋仲月上旬擇日同壇設祭帛四俱白色附郭
 府州縣官止隨班行禮不必別祭其祭物祭器獻官及
 齋戒省牲陳設正祭迎神並與社稷禮同但臨祭時執
 事者先以毛血瘞于坎通贊不唱瘞毛血奠帛初獻先
 詣神位前次詣讀祝所亞獻終獻同初獻 不唱奠帛讀祝 飲福受
 胙其胙于風雲雷雨神位前取羊一脚徹饌送神望燎

亦同社稷儀但改瘞字為燎字

永樂六年駕幸北京東宮監國凡風雲雷雨之神豫期
勅皇太子攝祭

明史樂志嘉靖九年復分祀天地神祇樂章

迎天神保和之曲 吉日良辰祀典式陳景雲甘雨

風雷之神赫赫其靈功著生民參贊元化宣布蒼仁

爰茲報祀鑒茲藻蘋

奠帛以後俱如舊

圖書編嘉靖十一年釐正祀典改敘雲雨風雷祭期歲

仲春秋上旬擇日行事獻官齋戒省牲並同社稷儀注

正祭日將行禮起鼓初嚴遍燃庭燎香燭鼓再嚴執事

者各敘立于兩階鼓三嚴贊引引各獻官立候行禮通

贊唱執事者各司其事陪祭官各就位獻官就位迎神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詣盥洗所搢笏出笏詣酒罇所司罇者舉冪酌酒詣雲

雨風雷神位前跪搢笏奠帛獻爵出笏俯伏興平身詣

讀祝位跪通贊唱衆官皆跪贊引唱讀祝通引同唱俯

伏興平身贊引唱復位通贊唱行亞獻禮贊引唱詣酒

罇所司罇者舉冪酌酒詣雲雨風雷神位前跪搢笏獻

爵出笏俯伏興平身復位通贊唱行終獻禮贊引唱詣

酒罇所司罇者舉冪酌酒詣雲雨風雷神位前跪搢笏

獻爵出笏俯伏興平身復位通贊唱飲福受胙贊引唱

詣飲福位搢笏跪飲福酒受胙出笏俯伏興平身復位

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燎贊引唱詣望燎位通贊唱焚帛者一段至七段皆唱

禮畢

岱史風伯雨師在州治東先是廟廢止遺石碣成化丙午旱或油然雨狀輒為風散知府蔡晟詣其所祭之風頓息大雨如注因復立廟廟圯知州鄭豸易以壇

右風師雨師

五禮通考卷第三十六

博野尹嘉銓校字

五禮通考卷之三十七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見曾

李太保總督蘇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吉禮三十七

方丘祭地

蕙田案周禮大司樂以冬至祀天於圜丘夏日至祭地於方澤此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之正禮稽之經傳凡壇壝圭璧瘞埋樂舞祝詞皆與祀天迥別漢初郊祀之禮廢五時太乙天帝已無正祭而渭陽汾陰后土之祭漫焉不倫建始初始建南北郊旋復旋廢至王莽初合祭之議後世樂便安憚勞費往往仍而不改其間惟魏太和周建德隋開皇唐開

元宋元豐明嘉靖隔數百載一舉行分祭之典而朝議斷斷紛若聚訟然主分祭者理正而有據主合祭者雖一時迎合附會曲意文飾亦終不敢斷然以分祭為非則定論固自有屬矣我

朝制作明備南北郊之典

天子歲必親行法古垂後準禮經而超百代矣至經生家妄為祭社即祭地之說尤屬不經人主亦未有行之者茲輯祭地門先經後史詳載諸儒辨論稍稍正其紕繆而祭祀儀節及後世祭地郊壇已附見祀天門者不重出焉

禮記曲禮天子祭天地

疏天地有覆載大功天子主有四海故得總祭天地以報其功

呂氏大臨曰天子繼天而王君天下而有之冬日至

祀天夏日至祭地

劉氏炫曰天子以下俱荷地德皆當祭地但名位有高下祭之有等級天子祭地祭大地之神也諸侯不得祭地使之祭社也家又不得祭社使之祭中霤也霤亦地神所祭小故變其名

劉氏彛曰唯為天子者乃得以主天地之祀地之為祇一也其濟生於物隨人大小不可以一祀而報之也故天子必父天而母地夏至之日祭於澤中之方丘則曰皇地祇也祭之於庫門內之西則曰大社為羣姓祈豐年也祭之于藉田之壇則曰王社為宗廟祈稔盛也諸侯為民而祭者曰國社為藉而祭者曰侯社大夫成羣而祭者曰置社司徒令其鄉黨而祭者曰里社是皆地示也而方丘之祭主之者獨天子

焉

方氏慤曰祭天地則天下之事故于天子言之

蕙田案祭地乃天子之事故下文云諸侯祭社稷則祭地與祭社其為尊卑廣狹大有別矣注疏及兩劉氏方氏說得之詳見後條

禮器因地事地

注地事因下者以事也

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地示之禮

疏經先云人鬼後云地示鄭則先云地示後云人鬼者經

先云人鬼欲見夫在上地在下人藏其間鄭後云人鬼者據下經陳吉禮十二先地示後人鬼據尊卑為次故也

王氏傳曰地之靈曰示

大司樂以祭地示 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凡以神仕者以夏日至致地示

詩周頌昊天有成命序曰郊祀天地也

疏郊祀天地之樂歌也祭之于南郊祭之于北

郊雖南北有異祭俱在郊故總言郊祀也

書召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蔡傳郊天地也故用二牛

欽定書傳說用牲于郊注案祭天地分合從古聚訟此經云用牲于郊牛二注疏謂以后稷配故牛二蔡傳則云祭天地也蔡但言祭天地不言合者天地各攻其位位成而祭之也疑此時南北郊之名已立言郊者統天地言之歟周禮大宗伯有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之說大司樂有圜丘方澤之說又祭法言燔柴于太壇祭天也瘞埋于太折祭地也用騂犢此皆天地並言祭天地異所王者尊天而親地未有祭天而不及地者亦未有言其合者也然則兆于南郊就陽位也禮固明言之而北郊未有明文此經之偶闕耳注疏之家鄭康成賈公彥孔穎達輩皆已補言之周禮

典瑞云兩圭有邸以祀地注疏皆謂祀于北郊又牧人言陽祀陰祀注疏亦謂陰祀祭地北郊又如禮記太壇太折之文疏云此經論祭帝于南郊地示于北郊也此皆北郊之說鑿鑿可據者以此言之祭地之位不待推而可知也雖有冬夏至之分而此于位之初成非常祀之時可比故同日而舉也

蕙田案天地分祭本于周禮朱子曰古時天地定不是合祭又曰天地合祭于南郊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蓋信之深而望之切也祭地北郊自當以周禮朱子之說為定先儒葉秀發陳用之楊信齋皆王之詳見園丘門我朝既定南北郊之祭復

欽定書經傳說折衷羣言證明北郊之可據發前人所

未發聖人復起不能易矣

又案北郊字經文雖未明言祭地而周禮天官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禮記祭統王后蠶于北郊以共純服夫祭天于南郊故天子親耕于南郊以純陽為尊而就陽位也祭地于北郊故王后親蠶于北郊以純陰為尊而就陰位也經文每多互見親蠶在北郊則祭地北郊可知即不得謂北郊之不見于經文也漢匡衡引禮記之文曰祭地于大折在北郊則其所本者遠蓋不止注疏之言為可據矣

附諸儒辨注疏崑崙神州兩地示

曲禮天子祭天地孔疏案地統書括地象云地中央曰崑崙又云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以此言之崑崙在西北別統四方九州其神州者是崑崙東南一

五經通考卷三十一 方丘祭地

四

州耳于神州中更分為九州則禹貢之九州是也周禮大宗伯以黃琮禮地鄭注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大司樂以祭地示鄭注謂神州之神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鄭注謂所祀于北郊神州之神賈疏案河圖括地象崑崙東南萬五千里神州是也地示皆出鄭注地示則主崑崙禮器為下必因川澤鄭注謂夏至祭地在方澤之中孔疏祭崑崙之神

陳氏禮書周禮或言大示或言地示或言土示蓋大示則地之大者地示則凡地之示與焉土示則五土之示而已禮記言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南郊祀天則北郊祭地矣祀天就陽位則祭地就陰位矣大宗伯以黃琮禮地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而牧人陰祀用黝牲則牲有不同也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則玉有不同也大司樂奏太簇歌應鍾以祀地示凡樂函鍾為宮若樂八變地示皆出則樂有不同也蓋先王之于神示求之然後禮禮之然後祀函鍾為宮求之之樂也太簇應鍾祀之之樂也若夫玉之黃琮兩圭牲幣

之黃黑蓋祭有不一而牲幣器亦從而異也鄭氏之徒謂夏至于方丘之上祭崑崙之示七月于太折之壇祭神州之示此惑于讖緯之說不可考也

楊氏復曰大司樂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鄭注云地示所祭于北郊及社稷牧人陰祀用黝牲毛之鄭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夫祭地唯有夏至北郊方澤之禮此外則有社祭亦祭地也鄭氏亦既知之矣及注曲禮天子祭天地大宗伯黃琮禮地典瑞兩圭祀地又云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夏至祭崑崙之神于方澤夏至祭神州之神于北郊何也蓋祭地唯北郊及社稷此三代之正禮而釋經之正說鄭氏所不能違也有崑崙又有神州有方澤又有北郊析一事以為二事此則惑于緯書而牽合聖經以文

之也知有正禮而又汨之以緯書甚矣其惑也

馬氏端臨曰如通典則依鄭氏注以方丘為祭崑崙

之神丘在國之北禮神之玉以黃琮牲用黃犢幣用

黃繒所謂各如其器之色王及尸同服大裘配以后稷服與配經文不載注家以為同

祭天之禮故服大裘配以后稷其樂則大司樂之函鍾為宮云云至八變

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是也神州地示則為壇于北

郊名太折玉用兩圭五寸有邸牲用黝犢陰祀用黝牲幣用

黑繒幣經無文據牲用黑知當從其色配亦以后稷其樂則奏太簇歌應

鍾舞咸池以祭地示是也案鄭氏解經于天地之祀

皆分而為二是有二天二地矣然古人祀天之祀郊

與明堂本二處所配之祖又不同則因宗祀文王于

明堂以配上帝一語而指其帝為五精之神感生之

帝猶可云也至于祭地則經文所載唯方澤而已乃

以為此所祀者崑崙而又有神州則祭之于北郊又

因祭法有太折之語而以為太折即北郊又非方澤

也其支離不通彌甚矣

劉氏迎曰祭地示即樂之八變而出者鄭既謂地示

則主崑崙又謂祭神州之神及社稷不知神州崑崙

何所據

蕙田案天子祭方丘祭社皆祭地示而廣狹

不同方丘所祭統乎職載之地言無有疆域

界限此地與天對乾父坤母之義也社之祭

主乎所有之地言其不入版章者不與此社

與稷對土爰稼穡之義也鄭氏分崑崙神州

兩地示意亦如此但崑崙神州之號頗為不

經况神州不係之社而係之太折誤分方丘

太折為二于祭地既屬重叠以太折之名侵祭社之實則祭社又成贅旒義兩無取諸儒辨二說之誤已詳但未指明神州一祭已該祭社之內恐尚無以盡其情而服其心耳

附辨鄭氏說地示不同

地官鼓人以靈鼓鼓社祭鄭注社祭祭地示也
也大宗伯血祭狸沈彌辜鄭注此皆地示

蕙田案鄭氏于大司樂既分神州崑崙兩地示于鼓人又以社祭為祭地示于大宗伯又以社稷五祀山林川澤四方百物皆為地示解地示凡四說其實方澤所祭止一地示以其為大地之示故亦曰大示社稷五祀山林川澤之類皆地示之屬不足以當地示之號猶日月星辰皆天神之屬而不足以當天神

之號也

周禮春官大司樂于澤中之方丘奏之

疏地言澤中方丘者因高以事天故于地上因

下以事地故于澤中取方丘者水鍾曰澤不可以水中設祭故亦取自然之丘方象地方故也

薛氏圖曰陰以方為體性靜地陰而靜故為方丘在國北之澤以祀之亦各從其類

禮記祭法瘞埋于大折祭地也

注折昭哲也必為昭明之名尊神也

廣雅方澤大折祭地也

通典方丘在國之北

明集禮大折封土祭地之處折曲也言方丘之形四

方曲折象地

附諸儒社與方澤是一辨

張子曰郊者郊天之位社者祭地之位郊外無天神之祀社外無地示之祀澤中方丘亦社也故凡言社者即地示之祭胡氏宏曰古者祭地于社猶祀天于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于新邑亦先用二牛于郊後用太牢于社也記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禮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示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社對郊可知矣後

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

楊氏復曰愚案禮經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莫重于天地而社稷其次也胡氏乃合祭地祭社二者而一之何也曰社者五土之神是亦祭地也而有廣狹之不同曰里社則所祭者一里之地而已曰州社則所祭者一州之地而已諸侯有一國其社曰侯社則所祭者一國之地一國之外不及也天子有天下其社曰王社則所祭者天下之地極其地之所至無界限也故以祭社為祭地惟天子可以言之凡胡氏所引皆天子社也且云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此則未然有正祭有告祭冬至祭于南郊順陽時因陽位夏至祭地于北郊順陰時因陰位以類求類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示出所謂正祭也

匠人營國左祖右社以社與祖對尊而親之若因事而告地則祭社亦可知矣記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乎社之類是也說者曰類者依郊祀正禮而為之也宜者有事乎社求福佑也此所謂告祭也知祭各有義不可以一說拘則知聖人制禮精微之意矣

觀承案天子祭天地證之周官戴記必截然分為二祭者洵不刊之論已然天地匹也天於冬至外尚有孟春孟夏夏季秋之三祭地則夏至而外寂爾無聞何也社為土神說者謂非大地之神不得為祭地社既不得為祭地則更以何者為祭地乎夫合祭天地之所以不得不辨者以南郊合祭而遂廢北郊之禮故朱子謂社祭之外自應別有方丘一祭此

誠是也今欲正祭地之專在方丘因斥凡社之皆無與於祭地至使方丘外天子竟歲無祭地之時以此而報兩大生成無乃疏數不均之甚乎竊意社亦不同大社王社者天子之社也國社侯社者諸侯之社也諸侯之社固方隅之地而非大地天子之社則合萬國九州之地而一之矣王者無外其可限以方隅而不為大地乎楊氏謂天子之社即是祭地者良是觀經傳之文多以郊社對言其意皆以社為祭地而對天也惟社稷連文則但為土穀之神而非地五土之示則如天之有五帝而非昊天上帝爾且冬至啓蟄龍見之祭皆在園丘而季秋享帝則於明堂是祭天

固亦不拘一所也則謂祭地之方丘雖在北郊而大社王社之亦為祭地者即在庫門內其亦說之可通者歟或謂社與方丘之祭其儀文器數有大相徑庭者固未可統稱祭地是亦不然夫社與方丘之儀文器數雖不同其為祭地則同也猶之冬至與明堂之禮亦固有不能盡同者而其為祭天則同也蓋惟冬夏二至為大報本之祭其餘則固可遞為等殺耳禮經殘闕所執各殊要惟會而通之以得其當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况六經本無社非祭地之文乎附識于此以俟考禮者正之

山堂考索社乃地示之屬而非地猶五帝為天之尊

神而非天

欽定書傳說彙纂社于新邑謂此所以祀地也非也若
以此社為祭地則王制所云祭天地社稷地與社豈
重累而舉之乎

周氏世禕曰朱文公不信北郊之說而取胡五峰之
言以為經文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然考之諸書地
與社鑿然不同山堂考索云地者后土之總稱社者
地示之屬而非即地猶五帝為天之尊神而非即天
也所以地為大祀社為中祀祭地則用騂犢祭社則
用太牢祭地則用七獻祭社則用三獻祭地則服袞
衣祭社則服希衣祭地則以后稷配祭社則以句龍
配王制言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地與社之不同
明矣吳澄云祭地之禮北郊方澤為至重唯天子得

行之其次則祭地于社天子而下皆得行之斯言最
為明確經傳中有天與地並稱者此南北郊之禮也
其禮地與天敵有郊與社並稱者此郊社之禮也其
禮社不與郊敵今人弗深考遂謂社即是方澤誤矣
宗元案園丘方澤各自為祭朱子言之不一
而足語類此條因經文無北郊而反取胡五
峰之言若非記錄之訛即是朱子未定之說
耳周氏乃單摘此條議之而不加別白尚欠
分曉顧所論社與地示之判則頗明辨然亦
但謂社不是方澤耳非社之必不可祭地也
蓋社連稷言地示自不在內若社對郊言即
以為地示在內亦何不可古人之文每多互
見大宗伯於天神言昊天上帝而不及五帝

舉大以見小也于地示言社稷而不及方澤
 舉小以見大也小宗伯則言社稷五帝而並
 無天地大司樂又但言天地而並無社稷五
 帝亦皆互見以相備云爾即如中庸郊社之
 禮禘嘗之義亦是舉郊以該明堂舉社以該
 后土舉禘以該大禘舉嘗以該時祭也讀經
 貴細剖以研其異又貴統會以觀其同方不
 觸處成礙耳

黃氏澤曰殷革夏周革殷皆屋其社是辱之也旱乾
 水溢則變置社稷是責之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豈
 有可責可辱之理則社非祭地明矣

李氏光坡曰祀天神祭地示其時其地詳見大司樂
 而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典瑞職四圭有邸
 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
 社稷則地示之祭自不得以社當之然大宗伯職序
 祭有社無示司徒鼓人職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
 社稷亦言社而不及示典瑞職以圭璧禮諸神祀地
 之外不著社稷大司樂分樂以祭亦不別著社稷于
 祭地之後二者又言示而不及社似乎彼此互見而
 示祭社祭禮無殊也黃勉齋曰社祭土稷祭穀土穀
 之祭達于上下故方丘與社皆祭地也而宗伯序祭
 有社無示舉社則其禮達于下舉示則天子獨用之
 鼓人職不曰祭示而曰社祭亦以其禮達于上下也
 大司樂靈鼓靈鼗以祭地示則示祭社祭其用同矣
 此說較之賈疏所謂以小該大者尤為長于理而合
 于經也

蕙田案周氏所引駢犢太牢七獻三獻衮衣希衣以見祭示祭社之不同而祭社不可謂之祭地也李氏所據鼓人職言社而不及示大司樂言示而不及社彼此互見祭禮無殊又以見祭示祭社之所同祭示之外必仍祭社而祭社之不得為祭地也二說似異而實相發蓋其所不同者大小之品秩其所同者社與示無二道也所謂因地事地也

方氏苞曰胡仁仲謂王者父天而母地掃地而祭者唯昊天上帝地示則唯有社祭並無所謂方澤蓋據大宗伯禋祀祀昊天上帝及鼓人以靈鼓鼓社祭皆不言大示而諸傳記亦多以郊社對舉故妄為此說戴記曰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又曰天地之牛

角繭栗則祀天祀地儀物皆同可知矣又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又曰燔柴于太壇祭天也瘞埋于大折祭地也又曰以祀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七十子之徒各記所聞而大體不易不得謂社祭之外別無方澤之祭昭昭然矣

蕙田案祭地不同于祭社經有明文曲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今考其禮之不同者十有三周禮大司樂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又凡以神仕者以夏日至致地示此祭非諸侯所得與其不同一也詩周頌載芟序春藉田而祈社稷良耜序秋報社稷豐年序秋冬報月令孟冬之月大割祠于公社或以春或以秋冬從未有以夏至者是祭之時不

同二也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郊特牲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夏日至陰生日之甲陽始是祭之日不同三也方丘在澤中社稷在庫門內是祭之地不同四也儀禮祭地瘞周禮以血祭祭社稷是祭之名不同五也禮器瘞埋于泰折用騂犢郊特牲社稷太牢是牲不同六也郊特牲器用陶匏象天地之性犧尊疏布幕周禮鬯人社壝用大罍是祭器不同七也祭地用衮衣祭社稷希冕是祭服不同八也祭地七獻祭社三獻是獻不同九也祭地以后稷配祭社以句龍配是配不同十也地為大祀社為次祀是秩不同十一也周禮或言大示或言地示或言土示大示則

地之大者地示則凡地之示與焉土示則五土之示而已是祭之稱示不同十二也周禮大司樂五變而致土示八變而致地示是樂之致示不同十三也經傳所載祭地祭社之不同如此乃胡五峰謂祭地即祭社楊氏章氏非之極是夫天子一歲祭天有四而地則唯夏至一祭者詩載芟良耜豐年月令割祠公社凡軍旅會同田獵災眚皆有事焉祭社稷皆所以祭地而夏至方丘之正祭不嫌于一舉矣正祭不嫌于一舉而社又無乎不祭此社之祭所由與郊並稱書之郊社不修中庸郊社之禮禮記郊社之義皆對舉以言而地之正祭反有時不及胡氏之誤所由自來

若明乎天子所祭者地唯方澤一祭則社之祭土不得混于祭地矣胡氏之云豈足以紊先王之大典哉

附辨蔡氏方澤澤宮是一

蔡德晉禮圖說大社稷壇一名太折一名方丘一名方澤其制于雒門之右度方百二十步之地為澤宮周之以垣垣北正中為門垣內為方澤澤北正中為橋澤內近北空地為習射處郊特牲云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司弓矢云澤供射楛質之弓矢是澤中社稷壇前有空地為誓戒習射處也又曰社壇在國中王宮之右謂之方丘亦曰太折又名冢土四面有水以象四海故又謂之澤宮

郊特牲鄭注既卜必到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因誓勅之以禮也**孔疏**以射擇士因呼為澤宮至澤宮射以擇助祭之人

陸氏佃曰毛詩傳曰雍澤也然則澤蓋學宮辟雍是矣

郝氏敬曰澤宮即璧雖泮宮之別名

蕙田案方澤與社稷非一諸儒論之詳矣此禮圖說不特合方澤社稷而一之并合澤宮方澤而一之不知澤宮即學宮非祭地之方澤爾雅疏宮穹也言屋見于垣上穹崇然也記曰亡國之社屋之天子之社壇而不屋亦不可稱宮又古者僂人于社未聞擇士于社則澤宮與社壇尤無涉矣又案地道配天故易首乾坤自合祭行而地無正祭以社為地而地并無祭矣以土為地猶漢以五畝為天周禮大宗伯所謂掌建地示之禮者何謂耶兩說盡破而地之正祭始明矣

右方丘正祭

書商書湯誥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蔡傳神后

周書武成告于皇天后土

召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王氏克耘曰郊社大事也周召以人臣行之可乎蓋因事告祭奉天册命以行事非常祭之比也

周禮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注后土土神

大祝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注后土

黃氏曰注疏說后土非也古人常以后土對皇天春

秋傳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后土地也五行之神后

土黎所食者稱號同耳周禮大封告后土不曰社而

曰后土社生物后土主土

附辨注疏說后土不同

春秋僖十五年左傳君履后土而戴皇天孔疏以地神后土言之后土者地之大名也履后土指謂地為后土也此以后土為地之大名

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鄭注后土土神也黎所食者賈疏言后土有二若五行之官東方木官句芒中央土官后土此等后土土官也黎為祝融兼后土

故云黎所食者若左氏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彼為后土神與此后土同也

若句龍生為后土官死配社即以社為后土其實社是五土總神非后土但以

后土配社食世人因名社為后土耳此以后土為中央土神

商書湯誥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蔡傳

神后后土也此以后土為神后

月令仲春之月命民社鄭注社后土也

檀弓君舉而哭于后土鄭注后土社也小雅甫田以社以方毛傳社

后土也此俱

周書武成蔡傳句龍為后土此以后土為人神

月令中央土其神后土鄭注后土顓頊之子曰黎兼為土官孔疏案昭二十九

年左傳云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土官

知此經后土非句龍而為黎者以句龍初為后土後轉為社后土官缺黎則兼

之故鄭注大宗伯云黎食于火土以宗伯別云社稷又云五祀句龍為社神則

不得又為五祀故云黎兼也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

州故祀以為社孔疏共工後世之子孫為后土之官能治九州五土之神故祀

以為配社之神昭二十九年左傳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孔

疏句龍既為后土又亦配社故言后土為社也鄭志答趙商云后土為社謂

輔作社神趙商問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大宗伯職曰王大封則先告后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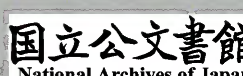
五禮通考卷三十一 方丘祭地

地神不言后土省文此三者皆當定之否答曰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為社神而祭之故曰句龍為后土後轉為社故世人謂社為后土無可怪也欲定者定之亦可不須此俱以后土為土官

陳氏禮書古者正祭有常數非正祭無常時故歲祭天者四詩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又曰豐年秋冬報則春祈穀左氏所謂啓蟄而郊是也夏祈穀所謂龍見而雩是也秋報月令所謂季秋大饗是也冬報周禮所謂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是也凡此正祭也祭地之禮周禮所謂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正祭也禱祠之屬非正祭也然先王親地有社存焉禮曰饗帝于郊祀社于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祀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義或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則祭社乃所以親地也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又曰大封先告后土大祝大師大會同

宜于社又曰建邦國先告后土則后土非社矣鄭氏釋大宗伯謂后土土神黎所食者釋月令其神后土謂后土黎也釋大祝謂后土社神也既曰土神又曰社神是兩之也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左氏曰君戴皇天而履后土漢武帝祀后土于汾陰宣帝祠后土于河東而宋梁之時祠地皆謂之后土則古者亦命地示為后土矣然周禮有大示有地示有土示有后土則所謂后土者非地示也

蕙田案陳氏分正祭告祭極是但以冬至圜丘正祭為冬報以祈穀雩大享為正祭尚未的說見祀天門以方澤為地示正祭以祀社為親地則千古不刊之論也至周禮有大示有地示有土示有后土又有社稷陳氏辨注



既曰土神又曰社神是兩之也可謂抵鄭之
隙矣但謂后土非地示畢竟后土何所指則
不得其說矣竊謂大示即地示地示即后土
對天神而言則曰地示以其配天神而非五
土之示則曰大示以其尊于土示而君之則
曰后土后土亦即地示也若土示則五土之
示社稷則建國之土神而已鄭氏注后土為
土神又注為社神自岐其指疎矣

右后土告祭

中庸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

注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

仲尼燕居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

疏郊社所以祭天地

周書泰誓郊社不修

召誥孔疏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名同而義異也

蕙田案王者尊天而親地郊天與明堂五帝
皆為祀天而莫尊于郊方澤與社皆為祭地
而尤親于社故天子一歲祭天凡四地雖止
夏日方澤一祭他如載芟春祈良耜秋報豐
年秋冬報月令孟冬大割祠與夫軍旅會同
田獵災青皆有事于社蓋祭社亦是祭地故曰
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凡書中郊社並稱者
于天舉所尊于地舉所親皆言其理而非言
其制也乃世儒不察見郊社對舉遂以祭社
當方邱之祭地誤矣

右祭地稱社

周禮春官大司樂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

疏禮地示必于夏至之日

者以地是陰夏至一陰生是以還于陰生之日祭之也

劉氏彛曰陰生而祭地以助乎坤元資生之德

凡以神仕者以夏日至致地示注地陰也陰氣升而祭地示所以順其物也疏五月一陰生之日

當陰氣升而祭之也

蕙田案天子一歲祭天冬至祈穀大雩明堂凡四而唯冬日至為正祭方丘地之正祭也見于經者唯夏日至一祭而已孔疏謂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夫一地安得有二神而夏正之月亦未嘗有北郊之祭其繆甚矣又案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郊特牲日用甲用日之始也疏社是國中之貴神甲是旬日之初始周諺曰甲者陽中之陽社用甲而不用乙欲其以陽召陰是祭社之日經有明文澤中夏至取其陰時陰位仲春甲日

取其陽時陽日是地與社之祭日非惟不相似而且相反矣

附辨孔賈祭神州月不同

曲禮天子祭天地孔疏夏正之月祭神州地示于北郊或云建申之月祭之與郊天相對春官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賈疏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未知神州何月祭之或解郊用三陽之月神州既與郊相對宜用三陰之月當七月祭也杜氏通典東晉咸和中議北郊用正月隋以孟冬祭神州于北郊唐因隋制依舊十月致祭開元禮以立冬祭神州于北郊

陳氏汲曰祭地止夏至方澤豈得崑崙神州之異哉其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是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者非郊天也

蕙田案注疏于夏至祭方澤之外添出神州一祭宜求其祭月不可得而徒為是紛紛也

附辨諸家地有二祭四祭

曲禮天子祭天地孔疏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于方澤一也夏正之月祭神州地示于北郊二也蔡氏禮圖說天子一歲祭地有四大

司樂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凡以神仕者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魁此夏至祭地于方澤一也詩小雅甫田以社以方頌有良耜此秋報二也月令孟冬大割祠于公社此冬祠三也大司馬仲春獻禽以祭社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頌有載芟此春祈四也又曰天子一歲四祭以夏至為大秋報冬祠春祈皆于方澤

蕙田案地示無二方澤非社前辨已詳此歲有二祭緣分崑崙神州為二也歲有四祭緣合方澤社稷為一也一分一合二者胥失之陳及之楊信齋固云祭地止夏至方澤一祭耳

右祭日

通典配以后稷

本注案鈞命訣釋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地祭天南郊就陽位祭地北郊就陰位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

宗帝

明集禮配地之神周禮無文鄭元以孝經緯云后稷為天地主則后稷配天南郊亦當配地北郊矣其說

無據至漢平帝用王莽之說以呂太后配光武時改薄太后為高皇后以配後魏道武以神元靈后配則愈不經矣

蕙田案祭地之配經無明文通典本注疏引緯書以后稷配明集禮謂為無據是也然王者父天母地中庸謂博厚配地高明配天雖以德言固三才之道也如配祭則周當以后稷而後世配天之祖亦當以配地此禮之以義起者也至地示無二配帝亦無二乃注疏裂崑崙神州為二示以魯稷分配太平御覽載禮記外傳以后土后稷分配說愈支理愈窒至漢以呂太后配後魏以神元實后配北齊以武德皇后配無稽益甚矣

右配神

禮記祭義天子為藉千畝躬秉耒耜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齎盛

蕙田案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本兼祭地在內詳見祀天門茲祭義一條明以天地社稷分別言之亦祭社非祭地之一證也

右親耕粢盛醴酪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黃琮禮地

注禮謂始告神時薦于神坐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禮神者必象其類琮八方象地

疏云琮八方以象地者天員以對地方地有四方是八方也易曰天元而地黃今地用黃琮隨地色

王氏與之曰鄭氏以大宗伯有蒼璧黃琮之文典瑞無之而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遂以蒼璧所禮者冬至園丘之祭四圭所禮者夏至郊天之祭黃琮所禮者崑崙之神兩圭所禮者神州之神其說甚誕

蕙田案黃琮謂上為兩圭而以黃琮為邸也琮方象地黃則象其色土具五色以黃為主

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

注兩圭者以象地數二也儻而同邸同邸者案王制注則儻被儻謂兩足相向此

兩圭亦兩足同邸是足相向之義故以儻言之則主四圭同邸者亦是各自兩足相向但就此兩足相向而言之也

陳氏汲曰宗伯所謂蒼璧黃琮典瑞所謂四圭兩圭也蒼璧黃琮言其色四圭兩圭言其形以此推之若祀天則用四圭之蒼璧祭地則用兩圭之黃琮祭天地之處止于園丘方澤安有天地之別崑崙神州之異哉

考工記五人兩圭五寸以祀地

趙氏溥曰兩圭亦是用玉琢成方琮却于琮兩邊琢出兩圭相對其圭各長五寸邸者取其托宿之意天則以璧為邸地以琮為邸必以五寸則以地數不過五如書五曰土也此亦植在神坐前欲地示降而依憑存宿于中非所執之玉也此則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玉人制此器故特言其寸數易氏祓曰兩圭祀地對四圭祀天而言也天以健為體其德無不周故其用為四圭其數為尺二寸地以順為體其德有所止故半之而為兩圭終之而其數為五寸知四圭尺有二寸而邸于璧則知兩圭五尺而托于琮

蕙田案兩圭前後各一圭以黃琮為趺兩圭

象地之有剛柔其本著于一琮象其得一以
寧也五寸亦象地之有五方也鄭氏分作兩
玉以祀兩地陳氏趙氏論之明矣

春官大宗伯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明集禮周制禮地示之幣以黃

蕙田案黃琮蒼璧是色不同兩圭四圭是制
不同五寸尺有二寸是數不同祀天祭地之
玉其別如此

右玉幣

尚書湯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

召誥用牲于郊牛二

林氏之奇曰用牛二者先儒以為后稷配不如王博士曰昊天有成
命郊祀天地也蓋祭地亦可以郊言之唯郊于天地故用二牛也
周氏謂曰言郊則天神與地示也詩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書曰
用牲于郊牛二蓋一則用于南郊以祀天神一則用于北郊以祭地示

陳氏禮書大禮必簡小禮必繁簡則內心而貴誠繁則外心而貴味此所以郊
特牲而社稷太牢諸侯膳天子用犢而天子禮諸侯以太牢也蓋南郊所以祀
天神北郊所以祭地示其謂之郊則同而其所以用特牲亦同故周頌曰郊祀
天地是天地之祀皆謂之郊也書曰用牲于郊牛二是天地之牲皆用犢也

周禮地官牧人陰祀用黝牲毛之

注陰祀北郊及社稷也鄭司農云黝讀為幽黑也疏天神與

宗廟為陽地與社稷為陰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黃琮禮地謂園丘方澤下云牲
幣各放其器之色則昊天與崑崙牲用蒼用黃四時迎五方天帝又各依其方色
牲則非此騂牲黝牲惟有郊天及宗廟社稷一等不見牲色在此陽祀陰祀之中
可知案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兆于南郊就陽位也牲用騂是南郊
用騂也檀弓云殷尚白周尚赤是祭宗廟時赤也據此而言則祭天于南郊及宗
廟用騂也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是社稱陰孝經緯鈞命決云祭地于北
郊就陰位彼對郊天就陽位則是神州之神在北郊而稱陰以是知陰祀中有祭
地于北郊及社稷也不從先鄭陽祀春夏者周祭宗廟四時同用騂夏至祭地方
澤牲用黃春夏迎氣各隨方之色明不得同用騂故不從
也云黝讀為幽幽黑也者以其幽是北方故從幽為黑也

易氏祓曰黝者黑色之微

陳氏禮書大宗伯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天以蒼不以騂地以黃不以黝牧人
所言亦大率而已詩云來方禋祀以其騂黑則四方有用騂黑者孔子曰犂牛
之子騂且角山川其舍
諸則山川亦有用騂者

禮記祭法瘞埋于太折祭地也用騂犢

注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耳疏云

陰祀用黝牲毛之鄭康成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又郊特牲云
郊之用犢貴誠也彼文雖主南郊其北郊與天相對故知俱用犢也

方丘祭地

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

蕙田案祭天用犢而地亦用犢者尊地以配天也故郊之祭同陽祀用騂陰祀用黝祀天燔而祭地瘞者兩儀判而高卑分也故郊之南北不同此聖人尊天親地之微意也至郊用特牲而社稷太牢方牲夫曰于牲言特以見太牢之非一于牢言太以見特牲之用犢也孕牲祭地弗用則社稷容或用焉是祭地之牲又不同于社稷也

右犧牲

郊特牲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

蕙田案郊祭兼園丘方澤其體多相同故經言郊則統天地言之凡酒醴粢盛籩豆器用

據周禮所載非惟祭地無明文即祭天亦統于祭大神之內故郊特牲所載每多渾言惟此條明點出地字推之可見也 又案郊祭用犧尊社壝用大罍器用之不同于祭社亦一證

右器用

禮記月令季夏之月令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以給郊廟祭祀之服

蕙田案祭地之服經無明文統于祭天也統于祭天者統于衮冕也大裘特為冬至設耳故春官司服但言冕不言衮衮之章從乎冕未有冕而不衮者也祀天大裘蓋謂異乎諸祭之但服衮冕耳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衮以

象天家語天子大裘以黼之則固衮而備黼
黻文章矣祭地去大裘而衮冕則郊祭之服
同也乃注疏謂祭天地同服大裘是誤以祭
天為但服大裘而不被衮并誤以祭地為同
服大裘但知天地之祭同服而不知同者衮
冕而非大裘也觀月令此條不惟祭地之不
服大裘可見而祭天之服裘被衮亦可證矣
何乃泥于大裘而冕一語致穿鑿無理如是
耶

附辨賈孔祭地服大裘

天官司裘掌為大裘賈疏以其祭天地之服故以大言之 王制一命卷孔疏
祭地之服無文案詩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天地相對則祭地亦用大裘故
孝經援神契云祭地之禮與祭天同亦據衣服同故也 杜氏通典王及尸同
服大裘注祭地之服無文崔靈恩賈公彥孔穎達皆云與祭天同服今案郊特
牲云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是同器也王制云天地之牛角繭栗是同牲也
又鈞命訣云地配以后稷又配祭同也此類頗多凡覆載功齊照嫗德一尚質

之義安
有二哉

程子曰元祐時朝廷議行北郊只因五月間天子不
可服大裘皆以為難行不知郊天郊地禮制自不同
天是資始故凡物皆尚純藉用藁秸器用陶匏服用
大裘是也地則資生安可亦用大裘當時諸公知大
裘不可服不知別用一服是時蘇子瞻便據昊天有
成命之詩謂郊祀同文潞公便謂譬如祭父母作一
處何害曰此詩冬至夏至皆歌豈不可耶郊天地又
與共祭父母不同也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其類祭
豈得同時耶

蕙田案程子謂天資始而尚純是大裘無衮
冕也推之地資生則宜尚華尚備服用衮冕
而不用大裘可矣于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

性二句義便不合是程子此條論祭地不服
裘則是論祭天服裘為純色義尚未確

楊氏復曰自漢以來分冬至夏至二祀為南北郊南
郊則周人之園丘也北郊則周人之方澤也然後之
人主欲行親郊之禮者未聞以南郊為難而常以北
郊為難夫五月雖盛暑之月他事之當舉他禮之當
行者未嘗廢也而獨難于北郊何也諸儒謬誤之說
惑之也案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
帝亦如之惟祀地之服經無明文鄭注亦未嘗及之
賈公彥始為之疏曰崑崙神州亦服大裘可知夫賈
公彥一時率爾之言未嘗深考其故豈有夏至陽極
之月而可服大裘哉而崔靈恩孔穎達與杜佑通典
亦為是說于是祀天地之服不問寒暑必服大裘而

北郊遂為不可行之禮至本朝元祐中議北郊禮論
者猶以大裘不可服為言于是始有請于冬至南郊
而合祭天地者矣若顧臨等所言是也有援虞周告
祭之禮以證祀地之正祭者矣如蘇軾之言是也因
諸儒一時謬誤之言而欲廢祀地之大典可不惜哉
又曰王者事天明事地察祭祀冕服同乎異乎曰
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各因其類
以象天地之性者不容以不異也冕服者王之所服
以事昊天上帝后土地示不容以不同也但夏至不
用大裘爾周官屨人曰凡四時祭祀以宜服之夫屨
猶辨四時之宜則冕服可知矣唐長孫無忌曰天子
祀天地服大裘冕案周郊祀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
二旒與大裘同月令孟冬天子始裘以禦寒冬至報

五禮通考卷三十七方丘祭地

十四

天啓蟄祈穀服裘可也孟夏迎氣龍見而雩如之何而可服故歷代惟服衮章斯言也信而有証矣

右服冕

儀禮覲禮祭地瘞

敖氏繼公曰瘞埋也皆順其性而為之

禮記祭法瘞埋于大折祭地也用騂犢

疏謂瘞埋牲

方氏慈曰瘞埋則藏之幽藏之幽者地道也謂瘞埋牲于土

禮運祭地瘞繒

注埋牲曰瘞幣帛曰繒或作贈疏瘞繒者瘞埋也謂祀地埋牲也祭法云瘞埋于大折祭地也幣帛曰繒繒之言

贈也謂埋告又贈神也

方氏慈曰繒帛藏之于幽故言瘞

馬氏彥醇曰古者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未嘗有瘞埋之玉也先儒謂燔柴瘞埋俱有玉以降天神出地示肆師曰大祀用玉帛牲牲雲漢云圭璧既卒皆謂禮神之玉此經燔柴瘞埋有帛而無玉也蓋祭天不燔玉而燔帛祭地不瘞玉而瘞繒禮運云祭祀瘞繒是也正如諸侯之禮三帛二生一死贊則受之而五玉卒乃復也

爾雅釋天祭地曰瘞埋

注既祭埋藏之疏祭法瘞埋于大折祭地然則祭神州地示于北郊瘞繒埋牲因名祭地曰瘞埋李巡曰祭地以玉埋地中曰瘞埋孫炎曰瘞者翳也既祭翳藏地中

文獻通考宋元豐元年九月陳襄等言陰祀自血始然則瘞血以致神明不可不在先也及致示矣方有事焉至于禮畢則以牲幣之屬瘞之然後為禮之終

故儀禮謂祭地瘞而鄭氏謂祭禮終矣備矣先儒有謂于瘞之始即用牲幣之屬既不經見而又未薦神遽以瘞之則是備于先而闕于後也至後世知瘞牲幣于祭末而不知致神于其始則是備于後而闕于先也請祀北郊先行瘞血之禮俟薦獻禮畢即瘞牲幣之屬則始終之禮備從之

陳氏禮書曾子問曰天子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反必告釋奠卒斂幣玉藏之兩階之間君薨而世子生太祝執束帛升奠幣于殯東几上遂朝奠小宰升舉幣則宗廟之瘞在既事之後矣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又周人尚臭而升煙瘞埋乃臭氣也則天地之燔瘞在行事之前矣賈公彥謂天神中非直

有升煙玉帛牲亦有禮神者也地示中非直有瘞埋性亦有禮神者也以為瘞埋
理在作樂降神之後而禮神又燔瘞之後則燔瘞之與禮神固有二五二帛二
牲矣以宗廟之祭考之升首所以報陽則天地燔瘞固用首矣漢用牲首蓋禮
意也周官羊人凡釁積共其羊牲犬人凡祭祀共犬牲伏瘞亦如之鄭司農曰
瘞謂埋祭祭地曰瘞埋則燔瘞用羊犬矣此豈施于天地之大祀與夫次祀小
祀者乎周魏之間燔柴皆于祭末郭璞云祭天既祭積柴燒之祭地既祭瘞埋
藏之恐先王之時祭祀事畢亦有燔瘞之禮其詳不可考也書金縢稱周公曰
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瘞俟爾命則禮神之玉其終固燔瘞矣

蕙田案燔瘞之禮當以宋元豐陳襄議為是

陳氏禮書謂燔瘞用牲首及燔瘞有玉皆非

是詳見祀天門 祭地曰瘞周禮以血祭祭

社稷是祭名不同也

右瘞埋

周禮春官大司樂凡樂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

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

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

得而禮矣注禘大祭也地示則主崑崙函鍾林鍾也林鍾生于未之氣未坤

之位或曰天社在東井輿鬼之外天社地神也地宮林鍾林鍾上

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鄭司農云靈鼓靈鼗四面元謂靈鼓靈鼗
六面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空桑山名疏言六變八變九變者謂在天地及廟

庭而立四表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為一成一成則一變從第二至第三為二成

從第三至北頭第四表為三成舞人各轉身南向于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

為四成從第二至第三為五成從第三至南頭第一表為六成則天神皆降若八

變者更從南頭北向第二為七成又從第二至第三為八成地示皆出若九變者

又從第三至北頭第一為九變人鬼可得禮焉此約周之大武象武王伐紂故樂

記云且夫武始而北片再成而減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

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其餘大濩已上雖無減商事但舞人須有限約亦

應立四表以與舞人為曲別也云函鍾林鍾也者月令謂之林鍾是也云林鍾生

于未之氣未坤之位者林鍾在未八卦坤亦在未故云或曰天社在東井輿鬼之

外者案星經天社六星輿鬼之南是其輿鬼外也天社神位皆是地示故以林鍾

為地宮也地宮林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簇為角太簇下生南呂南呂為羽先生後

用也南呂上生姑洗姑洗為徵後生先用四聲足矣云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案

詩毛傳云枝幹也幹即身也以其言孫若子孫然知竹根未生焉

薛氏士隆曰林鍾丑之衡為地統與其他之律皆相生之次而用
地靜而不變以生為本故以相生為用不與圜丘宗廟同

王氏詳說曰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然先姑洗
而後南呂以姑洗數多而南呂數少耳相生者地之功故于地言之

鄭氏鐸曰地功始于寅故用太簇為角角言功之始地功成于辰故用姑洗為
徵徵言功之成地功終于酉故用南呂為羽羽言功之終天神而地靈故以靈

名其鼓與鼗樂用靈鍾言地為萬物之君終于南呂象其作成萬物之效鼓
鼗言其德之靈管象其生之眾空桑言其道無所不容咸池言其澤無所不徧
而丘之體又象地之方祭之日用夏至一陰
始生之日以類求類如此安有神之不出乎

禮記卷之三十一 方丘祭地

三六

蔡氏德晉曰函鍾即林鍾屬未其位為坤地勢坤萬物皆致養焉故祀地用以為宮不曰林而曰函與易坤卦含宏同意林鍾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者律之相生者也相生者地之功故祀地取之函鍾為宮蕤賓為之合太簇為角應鍾為之合姑洗為徵南呂為羽而交相合焉宮之旋而在地者其合降而三也鼓鼗以靈名靈為地之德也孫竹竹旁生而柔釋者其音和平于祭地示宜也樂八變者咸池之樂以八變而終也天神在上故曰降地示在下故曰出言皆出者亦謂后土來格而諸地示隨之也方氏苞曰天之體動故其感較速地之體靜故其感較遲上言五變而致土祇此言八變而地示皆出何也上列序五地上祇者原隰之祇耳記曰大旅具矣

不足以享帝則方澤之祭較之原隰之祇其感名必有難易可知也

蕙田案此致示之樂

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注大簇陽聲第二應鍾為之合咸池大咸也疏地

示卑于天神故降用大簇陽聲第二及咸池也云大簇陽聲第二應鍾為之合者以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之初六上生大簇之九二是陽聲之第二也太簇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神在姬訾應鍾之氣也而辰在析木是應鍾為之合也云咸池大咸也者此云咸池上文云大咸以為一物故云大咸也鄭氏鐸曰大簇者建寅之律陽聲之第二應鍾雖非陽聲之第二然其位在亥寅與亥相合之辰故奏大簇必歌應鍾之調取其合也易氏祓曰池以象地之澤唐堯氏之樂唐堯氏德與地合故咸池之樂起于大簇之寅應以應鍾之亥是大簇為六律之次應鍾為六同之次咸池為六舞之次以祭地示類也

蔡氏德晉曰太簇屬寅陽聲第二應鍾屬亥陰聲第六為之合寅與亥合也咸池六樂第二

蕙田案此祭示之樂

右樂

周禮春官大祝凡祭示逆尸相尸禮

小祝大祭祀送逆尸沃尸盥

曲禮孔疏天子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皆有尸

右尸

周禮春官大祝掌六祝之詞以事鬼神示

辨六號三曰示號注號謂尊其名更為美稱焉示號若云后土地示

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注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以給烝享執之如以六號祝明比圭潔也

劉氏敞曰祭示祭地方澤禮最大故特言

大戴禮公符篇古祝詞溥溥之土承天之神興甘風雨

庶卉百穀莫不茂者既安且寧維予一人敬拜下土之

靈維某年某月上日

右祝

周禮天官冢宰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祀大示

亦如之

春官大宗伯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

凡祭大示宿視滌濯涖玉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

大禮

天官大宰及執事視滌濯祀大示亦如之

春官大宗伯凡祭大示涖玉鬯省牲饌奉玉盥注玉禮神之玉也

疏即黃琮之等兩圭之類皆是禮神置于神坐也

秋官蜡氏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

及凶服者以及郊野疏大祭祀謂郊祭天地

大祝凡祭示逆牲

天官大宰及納烹贊王牲事祀大示亦如之

春官大宗伯祭大示省牲饌

天官大宰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示亦如之

小宰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

蕙田案祀天圜丘祭地方澤皆謂之郊然其禮有與祀天異者有與祀天同者澤中方丘夏日至玉幣犧牲瘞埋樂舞皆與天異者從其類也至卜日誓戒陳設省視酒醴粢盛籩豆器用服冕車旗及祭日儀節始終之序皆與天同者均其尊也今特舉其異而明著大示者編列如右其同者已詳祀天門不復載閱者參互考之可具見禮之等殺焉

右儀節

五禮通考卷第三十七

淮陰吳玉摺校字

